

程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絕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善曰：岳，荥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

縣東，故言西征。向曰：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善曰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擇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

太歲而曰玄桴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德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銑曰旅亦次也乙未則岳

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善曰潘子岳自行之辰餘同善注

馮軾而觀之馮子耕於鄆山之阿左傳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爾雅曰徂往也濟曰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秦

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恍化一氣而甄善曰論本故作恍

三才善曰論謂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恍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竊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無三才而兩之良曰言久遠也喟

此三才者天歎聲

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

鬼神莫之要聖智弗能豫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

當休明之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究知也

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

納旌弓於鉉台讚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濟曰休明

庶績於帝室善曰減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

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

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

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

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銑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

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眾官之功於帝之室庶眾績功也嗟鄙夫之常累臣五

本有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

一點善曰咸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

失之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

用又患失之向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

往而不三黜李惠字也岳遷尉平為公武皇忽其升

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一黜也

遐入音遐於四海善曰滅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

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祖落三載四海遐密入音孔安國

尚書傳曰遐絕密靜也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革天子寢於諒闇号百官聽於家宰善曰

木之音天子寢於諒闇号百官聽於家宰善曰

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摠已

以聽於駿書曰百官摠以聽於家齊同善法

彼負荷之殊重号雖伊

周其猶殆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

負許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况駿不任事者乎

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

人尚爾於窺七貴於漢廷請五臣本一姓之或在

駿可知也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

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

敗聲類曰講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翰曰漢庭七貴呂

霍上官丁趙傅王並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無危明以安

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

天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逼主以示已專也于

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

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

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齊曰駿既專已是孔隨時以

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戮非天降禍及之也

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敵微以繆五臣本章五

本作患過辟亦之未遠善曰言孔遽有知微知章之

而舒卷中庸之流荷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

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日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

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難其身也良曰易曰君子

知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藏蘧伯玉舒卷

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難悟山潛之逸士卓

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

長往而不反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為美也向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

往之道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閔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攣之寔

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

記太史官曰栗駭逢轉因遇際會銑曰吾人岳自謂岳寮

自陋薄其身拘攣於各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上託也

位儻罪郎其隆替名節淮會以隳落危素郊之累

殼苦角切甚玄壘鳥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

而履薄善曰說文曰儻壞敗之貌洛罪切淮亦壞貌七罪

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子作之孫息以棊子致下

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

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

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鷺巢幕上也杜

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寮官儻壞淮毀隳廢也謂誅駭之時岳免主簿濟曰

歲亦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善曰王隱晉

知也

楊駿府主簿駭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

良曰楚三瑋夜誅駭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

木以棲集五臣本林焚而鳥存善曰魏都賦曰

左氏傳曰鳥則擇木爾雅曰斲寡也向曰自喻為駿主簿

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則存者鮮矣駭且被誅如我之

獲全萬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善曰聖主

無一也

得賢臣頌

曰上下惟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齊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弛秋霜之嚴威流春

澤之渥恩

善曰常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中鑒曰人主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

誅我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善曰宋均尚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濟曰使我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

已君恩之深也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

班善曰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

爾命也從牧五臣本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善

本班也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

國策曰齊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向曰西夏長安也使

我牧養疲弊之人於此我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

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聖達之幽情善曰韓詩外

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慷

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及病也舞

賦曰幽情形而外揚翰曰丘孔立也孔子去魯之衛歎曰

歸歟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戀所以能

傷聖賢之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善曰爾

也疾猶傷也况也漢書元帝詔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王居鎬

京銑曰况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於長安者能不惻傷

矧况也鎬猶大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善曰曹植

京長安也良曰闕庭天子之庭眷鞏洛而掩涕思

不勝大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眷鞏洛而掩涕思

纏緜於墳塋善曰河南郡郡圖經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

堅書曰纏緜恩好疲踰高縱漢書音義爾五臣

冢田也音營翰曰鞏洛二縣各岳冢墳塋在此

余乃越平樂過街郵尤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善

平樂館名 郵善長水經注 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

街郵也石卷濱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 傳 秣馬利兵

言 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切史記曰赫王立

東西周分治王叔徙都西周 濟曰平樂觀名遠矣姬德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許化

流岐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善曰左 傳劉子曰美

帝譽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譽元妃生弃號曰后

稷別姓姬氏毛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厥初生人時

維姜嫄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史記

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毛詩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借與譽同亦與函同 向曰歎

周德其來遠矣帝譽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

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亶父自豳遷

于岐岐入亦慕德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旋牧野而

言后稷以來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善曰尚書 武王與受戰于牧野

遲兮歷茲老子 守柔曰強毛詩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與

善

曰

法

立

化

記

時

王

之

野

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善

善曰左 傳劉子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

流岐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

善曰左 傳劉子曰美

帝譽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譽元妃生弃號曰后

稷別姓姬氏毛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厥初生人時

維姜嫄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史記

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毛詩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借與譽同亦與函同 向曰歎

周德其來遠矣帝譽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

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亶父自豳遷

于岐岐入亦慕德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

言后稷以來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善曰尚書 武王與受戰于牧野

遲兮歷茲老子 守柔曰強毛詩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與

而歸洛邑猶守柔道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

以保競疆執猶保也 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 銑曰武王望商邑

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

善曰言武王基雖有泰山

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

八百猶有餘慶 爾雅注 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

常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餘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善曰言

安而慮危 紱處險而逾泰 尚書 成湯放桀於南巢

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柁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餘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餘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餘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餘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餘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餘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餘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餘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傳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夫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復來向曰亡王桀也驕淫無道湯伐敗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而猶自比人度量之乖舛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亡吾乃亡矣

何相越之遼迴 善曰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喻巴蜀檄人之度量相越豈

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迴遠也今協韻為呼暝切 翰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

考土中于 五臣 **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

郊鄩遂鑽龜而啓繇 音曹善曰尚書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

中毛詩考土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七年七百

杜左傳注曰繇卜兆辭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鼎於郊鄩即此王城也鑽龜

啓卜謂周公卜代於此 **平失道而來遷繫三國**

而是祐 善曰史記王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傳伯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左氏傳注

繫語助也良言平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

折以長懋 善曰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

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漢書策詔曰望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懋盛貌

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

闕西之效戾 善曰包咸論語注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濟曰姚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頹有

罷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

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

尤其亦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善曰左傳

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温殺之鄭玄毛詩箋弘廣也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

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而靈壅五臣本川以止

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善曰國語靈王二十三年殺洛二

演廣遠也善曰國語靈王二十三年殺洛二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

之神故云演義獻說次景悼以迄巧古政凌遲而彌季俾

庶朝之構五臣逆歷兩王而干位善曰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宮之喪職秩

者以作亂單于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孟卒敬

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刻王子朝入於王城單

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季朝于楚

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巧賈逵國語注

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禮

義凌遲左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我曰構禍毛義曰

構城也左傳備彪奚曰魏子于位以令大事銑曰子朝

再作亂兩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其子朝廢子踰十

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

葉以逮赧女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啞坐於虎口輸

文武之神器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

哀王立為馬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

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

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相

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

惠公秦莊襄王城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

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

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收之濟曰葉代也餘同善注

品孝水而濯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

纓嘉善名而善作在茲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天赤

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

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憊善作慟乎余慈

善作

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
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天折
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倚例切戰國策以兵為吾
齊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十日
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嘉博之間深
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
今子死乃無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
畏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回沈沈而
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騂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曰注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来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沈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良曰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勵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沈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

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也秦虎狼之遠思長想翰曰想澠相如之風也

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

虛壽奄咸陽以取雋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左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

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者廣雅命各也李陵書命世之才爾雅奄覆也取雋自

呂氏春秋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其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滿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此之皆靡秦王不

擇為擊岳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

之咆史記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善曰河外謂之

灑池史記秦三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灑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悲猛氣

兮飄疾家語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人曰四體不勤尸子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濟曰廉頗曰

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

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甚庸人尚羞之况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

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

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恚消雖改日而易歲

無等級以寄言之善曰智勇相如也忿恚頗也言以相如之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

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恚當先武

之蒙塵致王誅于五臣本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迴谿五臣本作溪不尤青以掩德終奮翼

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善曰東觀漢記曰馮

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士命諸將士屯灑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既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敵底重

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灑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

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鷗高翬

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

之登峭坂之威夷仰崇領之峯峩我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

結

威夷險也上林賦曰嗚嗚喋喋濟曰臯託善本墳於

南陵文遠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黑纒崔

而善本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練薛三帥以濟河

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

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綬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

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而無

反者向曰綵擊也濟河晉值庸主之矜悞皮殆肆

軍歸也墨綬若今起復也

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

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悞諫始戮三帥陳之市

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

邪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

復諫遠卜杜預曰復矣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

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日孤之罪

也又曰孟明視伐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

曰子其悉雪取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

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乂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

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非也翰曰悞悞肆捨也任好穆公

名言蹇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悞悞能捨蹇叔朝市之

刑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已而三

帥凡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王

固非虛名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

有此所以

以賣鄰五臣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

產服于晉輿德不建五臣而民無援仲雍之祀

忽諸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

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

忽諸

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
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
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
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
氏傳曰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
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良曰曲峻地名屬
於虢也虢虞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虢尋而取亡虞也晉獻公
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輿
也傷擗其貪賂取亡矣雍之後忽然絕祀由道德不逮入不
援也我徂安陽言陟陝鄂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
陽之墟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棗水
出棗山北流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
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逆旅亭
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楊桃林縣東十二里也
濟曰陝地名鄂鄂也漫瀆瀆水石曹陽亭名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

應乎山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也故繫之周公鵠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愍

周南邵公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銑曰邈遠也

五臣本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

滌劫宮廟而遷迹五臣本作跡俾萬乘之盛尊降

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僮五臣作僮汎汎既獲

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鎬善曰魏

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

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

朝政僭質天子於營僮將楊奉叛僮僮眾稍衰天子乃得出

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僮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
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
狄剝亂天下毛詩民卒流亡論語邦分崩離析孔安
國尚書傳滌除也左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
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雖有盛尊之親說苑吳王欲從

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魚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奔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向曰鏞箭也玉輅天子車也痛百寮之

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寒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

本作之福小撮舟中而擗指善曰華嶠後漢書曰

李儼等火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儼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綰挽而下餘人匍匐

岸側或自投死後漢書獻帝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擗其指舟中之指可擗左傳狐偃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洞

曾達掖禮記流矢在白肉毛詩曰寒裳涉有又曰攘袂而與左傳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擗翰曰桴舟

也擗掉也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寒裳投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福少攀附者眾

其沈沒皆折其手舟中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之皆可擗而擗也洞通也

兄替枝末大而本五臣本披晉都偶國而禍

結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後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相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

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

公伯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善縣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使管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

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

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脰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

亂之本也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臧札飄其高厲委末大其本必折封邑大其國必危

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五臣本利開而義

五臣本

閉并滅反善曰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好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注

曰委奔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良曰季札委奔曹吳若此高厲並伯

武公伐滅兄弟無愧恥此開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

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筭羸氏之利害善曰廣雅曰躡履也

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蓋鐵論曰秦左殽函鸛鳴賦曰崑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

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高險衿帶之地覽六國諸

侯勇怯之跡筭秦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羸攻守之利害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而不敢進也向曰諸侯數為

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有禁蔭門而莫

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

啓不窺兵於山外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

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禁閉而不言

不敢窺於山外此秦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拒諸侯

害之時諸侯勇也連雞互而不栖小國合而成

大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

矣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栖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豈

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善曰言崑函之險未嘗

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周易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曰漢六葉五臣本而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作世

拓洛畿縣弘農而遠關善曰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

注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厭紫極

故關為弘農縣翰曰開拓王畿

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靚貌

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官善

曹植上表 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 體爽豈以

開敞蒼頡篇 傲高顯也漢武帝故事 帝即位為微行嘗

至柏谷夜按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

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大夫

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

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

也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疇猶訓

也向曰武帝召姬夫為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

紫極也 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巨

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善曰東觀漢記 西巡幸長

而後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

莊子注 駟馬 中長銜 毛詩 徒御不驚 銜曰明王

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 彼白龍之魚

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檠勒也

服挂豫且將之密網輕帝重干五臣本天下奚斯

漸之可長善曰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

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

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

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 弔戾園於

可長乎 翰注同魚服魚形 齊同善注

湖邑諒遭世之巫蠱 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

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

之悲臺徒望五臣有思其何補善曰漢書曰戾太子

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宫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

充與水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

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

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閭鄉為戾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

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

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

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臨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湘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言既加顯戮絕其飢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太子也紛吾既邁此全節五臣有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

桃園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

馱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閩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銑注

同桃園則發閩文鄉而警策愬五臣本黃巷以濟

桃林也

潼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善曰漢書湖

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

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

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負掌遠蹶以流河曲文月注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華岳北

有巨靈神掌跡故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

云陰崖批視也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為我遺編也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始也能人君之象謂始皇也向曰至此地而

記憶不語怪以徵異我五臣本聞之於孔公善曰

良曰孔子不語怪力

亂神岳自止其詞愠韓馬之大愨徒阻關谷以

稱亂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

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

憝孔安國曰憝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魏

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濟同善注委

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
矣漢書左馬翊有雲陽縣西京賦後則高陵平原又曰車
尚乎嶓冢服虔曰截薛山名孟康曰在池陽北蘭監曰截
薛即今謂峯我郭璞曰龍從高峻兒良曰陳倉有寶
雞祠故云前吐清風之颺聊矣納歸雲之鬱翳翁曰善

吐風納雲也颺矣聲鬱翳雲兒南有玄灞素澹湯井
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也雍州圖
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温泉在藍田縣
界毛萇詩傳涇渭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蘭池觀在
城外長安圖周氏曲咸陽縣東三十里今各周氏陂陂南
一里漢有蘭池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善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
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山西抵瓠口為渠並比山東注洛澗焉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稅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
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
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
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也翰曰林茂有鄂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善曰西
漕水運也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
鄠縣西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濟同

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
乎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勁松彰於歲寒貞臣
見於國危五臣本入鄭都而抵紙掌義栢友之忠
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毒灰而不移世善職於司
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曰鄭相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夫戎殺幽王於鄜山下并殺
相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
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
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
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子又改
為兮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鄭都今鄭縣也
也抵撫復大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
沮慈眾淫嬖褒以縱慝得軍敗戲水之上身死
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滅呼為亡國善曰史記宣王
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
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
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
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豷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成之翰曰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
詭詐沮驚也

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

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

焚善曰漢書劉向上疏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

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

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

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

實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語曰行無禮必自

及此非其効歟善曰左傳君子志有之所謂行無

此語也始皇無禮以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

此自及固是其効載物善曰周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

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

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
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
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

聰明神武豁呼達大度而已也
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寔天生德聰明

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
度向曰非獨有比而已復有他美乃實慎終追

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

遺而况於隣里乎而况於卿士乎
善本無而况於卿士乎六字于

斯時也乃摹莫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

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善亂

放各識家而競入
善曰論語慎終追遠左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輔舊事太

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

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翰曰追舊謂造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籍舍率士且如此而况卿士乎言皆偏也向同善注

怒於鴻門沛跼五臣本踏而來王范謀害而不

善本許陰授劍以約莊搆力白刃以萬舞危冬

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

憤以卮酒咀慈瓠肩以激揚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

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来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飭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女

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夷來王

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憐挺也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鄭玄

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敷揚也翰曰搆挺萬大也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

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

其何傷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交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銑曰言沛公忽地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舉也

嬰鬻古大

組於軹止 **塗去投素車而肉袒**善曰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

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濟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

名習 **踈飲餞於東都**五臣本 **畏極位之盛滿**善

漢書曰踈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鞍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金墉鬱其萬**

雉峻嶮魚 **峭以繩直**善曰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嶮謂棧峻嶮

貌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 **戾飲馬之**

陽橋踐官平之清閼音域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

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都**

中雜還五臣本 **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五臣本

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

臨朝勗自彊而不息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各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也毛萇

其

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職也勵疲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不息耳即就也於是孟秋爰

謝五臣作孟春受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

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五臣本管庫蕞

藏外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五臣本作一處善曰

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言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曰

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謂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

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蕞聚貌也說

文曰芮小貌處一或為一處非也齊曰蕭條空曠兒散逸無人也蕞芮陋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者或

在城之偏隅若舊有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百處今纔存一處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條蕩亡五臣其處

而有其名善曰皆里名漢書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玉孫文號脩成君餘未詳

翰同善注向曰夷漫條蕩平爾乃階長樂登未央

况太液凌建章繁駁蘇安素而款駘徒盪五

本作音欀音訥音而轢音歷音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摠稱紫宮其中別名漢書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教十里其也昭太液

池斬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栢梁災越俗有火災復起宮必以大用勝馱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

臺名齊曰紫音統音款音至也良驚音雉音雉音於音臺音阪

言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

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善曰鷲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
憨害飛走如風之疾微子麥秀歌黍苗油油翰曰
言臺殿陂池荒敗故鷲雉狐兔得居向曰皆謂耕
田生黍苗離離然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芒

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五臣本作不懸善曰史游急就章乘

風縣鐘華獨樂齊曰洪鐘大鐘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禁省自鞠為茂草金

狄遷於霸川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蹴蹴

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

狄良曰鞠草茂兒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

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故云遷霸川懷夫蕭曹魏邴之

相善曰漢書蕭何沛人漢王邴吉字少卿魯國人辛

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銑曰懷想也夫者者語之端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賁為左將軍匈奴

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

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善曰漢書孫寶銜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

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

武北海無人處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

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教敷而彛倫敘

敷布彛常也此以疊於前文言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臨

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臨

危而智五臣本作致勇奮投命而高節亮善曰史記繆賢曰臣舍人

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無之矣吳子

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奔命也史記曰

曾連好持高節良曰臨危謂張騫暨乎稔故侯之忠

孝淳深

善曰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

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内戶下何羅裹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

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秬侯銑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象未曾不涕泣

之優遊宴喜

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谷賀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翰同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

善曰史記曰司馬遷字子

長為太史公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讒謫要救危及世頌凡

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揚雄

字子雲皆工為文餘同善注 趙張二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

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捕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袍鼓稀鳴

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

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

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為廷

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 汲長孺之正直鄭

當時之推士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

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

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出請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

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銑同善注

翠綏而惟拖善本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善曰

曰綏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

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善曰謂日

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意

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

激也翰曰又疊上文謂日彈自夷狄被或從容傳附

會望表知裏善曰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

子見表未見其裏或有大才而無貴仕善曰翰注

皆謂廣漢之屬或著顯績而嬰時戮善曰翰注

也皆揚清風於上列善本垂令聞而不已想

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善曰胡廣曰建鴻德流

耳當冀百鳳恭顯之任善曰漢書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善曰漢書

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

車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

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

事無小大因顯白央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

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才五臣

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
言東京賦 巨猾間豎漢書音義
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
臺而梟首故岳望之扼腕而怒

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
懸首於木上曰梟良

樗里於武庫善曰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此關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

酒池鑿

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善曰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

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曲陽僭於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 游蕩無度 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僭淫造第以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

象之是無法度

善曰家語 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

武雄

始必有終矣老子 長生久視之道

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善曰班固漢書贊

漢書 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

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書言樂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 良曰帝

伴造化以制作窮山

海之奧祕

善曰淮南子 大丈

靈若翔於神鳥奔鯨

浪而失水曝

善本

鱗賂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

摺仙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海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神楚詞

馮夷劉涓子吳都賦注 島海中洲也莊子 吞舟之魚 而失水異物志 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

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 掌之屬矣薛綜曰干犯也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

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故云 致邛蒟 雙墜 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

矩 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五臣作從 逸遊於角

觥 郢 絡甲乙以珠翠刃心生民五臣作人 之減半勒

東岳以虛美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 孝武之時感蒟醬 印竹杖則開祥柯越雋漢書曰武帝作角觥

戲文類曰秦名此樂為角觥兩兩相當用力技藝射御故名 角觥 班固漢書贊 孝武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音

義曰甲乙帳名 漢書贊 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

良同 善注 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善曰尚書大傳 三王之統若

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銑曰賜 較角 回朝之 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

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善曰言先明而朝次至後庭也廣 雅 較明也周禮 面朝後市子

虛賦 飛戲垂鬢扶輿猗靡較音校 向曰言見較量而朝 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猗靡可述也煥炳

明兒猗 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善曰漢書曰 孝元馮昭儀

靡美兒 上幸虎圈闔獸熊伏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 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

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 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

古圖書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 欲同輦得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 翰同善注 衛

鬢髮以光暎趙輕體之纖麗力智反 善曰漢書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

武故事 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 鬢髮如 雲之忍切荀悅漢紀 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事由體

輕而封皇后也 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 甚美光可以鑑人濟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鬢黑光可以鑒人

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善曰以奇見幸故曰 聲流因廢自裁故曰

禍後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好津便門以右轉究吾

境之所暨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

掩細柳而撫劔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

而善本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利

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善曰方言曰掩止也

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

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

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

胃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

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傳子朱怒撫劔從之六韜

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

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劉歆

也和軍營之正明中也在氏傳

齊侯曰天威不遠顛屣尺說文曰擅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

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敖也良曰軍法既

受命而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謂能索杜郵其馬

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擅揖也

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加馬而容與哀武安以興

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於弄之勝負扞干矢言而

不五臣本納反推怨以且跣答未十里於遷路尋

賜劔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五臣嫉作何而

不有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

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惘罔罔失

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起者鄙人也善

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

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

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之哭

三

於朔邊

善曰史記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

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

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

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殺扶蘇為人仁即自後賈達國語

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

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執作苛法弃灰於道者

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朔邊也指弃也

於坑穿

性慈詩書煬而為煙

善曰史記

盧生為始皇

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

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

維煬之郭

濟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

今江東呼火熾猛

國滅亡以斷

後身刑輟

以啓先

犬何可復牽

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

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

野蒲變而成脯

善曰史記

趙高欲為

脯

善曰春秋元

命持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

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

善曰春秋元

命苞曰赤受

兵在頸而

顧問何有為

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

請死而獲可

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

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

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

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

野蒲變而成脯

善曰史記

趙高欲為

脯

善曰春秋元

命持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

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

善曰春秋元

命苞曰赤受

兵在頸而

顧問何有為

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

請死而獲可

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

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

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

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

野蒲變而成脯

善曰史記

趙高欲為

脯

善曰春秋元

命持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

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

善曰春秋元

命苞曰赤受

兵在頸而

顧問何有為

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

請死而獲可

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

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

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

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

野蒲變而成脯

善曰史記

趙高欲為

脯

善曰春秋元

命持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

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

善曰春秋元

命苞曰赤受

兵在頸而

顧問何有為

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

請死而獲可

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

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

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

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

野蒲變而成脯

善曰史記

趙高欲為

脯

善曰春秋元

命持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

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

善曰春秋元

命苞曰赤受

兵在頸而

顧問何有為

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

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摩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連善本子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五臣本禍勢土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

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果能也左傳

注紓除也漢徐樂上書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

逵國語注振救也漢書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

嬰立乃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又人心離散勢蕭收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軹道傍

圖以相劉料聊險易與五臣本眾寡善曰說文料量也孫卿

子曰地者近遠險易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良曰沛入咸與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

少地形險易何羽天與而弗五臣本取冠沐猴而

縱火善曰史記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

鏞曰項羽既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獼猴也此所謂天與不取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五臣

本無也字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

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向曰上貫感市閭

之叢阻井歎尸韓之舊處蒸善本屬號而守闕

人百身以納贖時喻反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評居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温思

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

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善

說文曰葢麻蒸也然葢井即渭城賣蒸之市延壽被誅丞

屬無守關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如可贖

文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

魏驥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開物成務莊子襄公之

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大傳

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御史問事東

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橐橐官

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弃

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葢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岳言延

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

望之將案驗延壽郡吉止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

延壽雖有專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

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造

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

造

到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羣善湊而必舉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

羣善湊而必舉

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

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

舉也曰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陵也高祖存威格乎天

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

區亡墳掘而莫御臨掩坎而累抃步毀垣以

延佇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

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

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

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

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

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

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莫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

聲之貌也冥靜也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

弔爰絲之正義

五臣本

伏梁劍於東郭

善

漢書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

善注訊景皇於陽丘奚五臣本作爰五臣本信譖五臣本而

矜譖墮五臣本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

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五臣本無

討茲沮善而勸惡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

譖也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

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又曰晁錯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

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計謂不

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

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銑曰陽丘景帝陵

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皇太子引博

有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盎

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

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譖謂聽爰盎之計也矜譖

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聽盎

之譖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引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者勸天

下為惡者此茲孝元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善曰漢

誠可恨之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闞尹之皆穢

我明德帝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曰皆毀也何休

公羊傳注曰貶損也濟曰奄尹弘恭褒夫君之善行

廢園邑以崇儉善曰褒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

置縣邑善曰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過延門而責

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褒耳夫君即元帝

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

鞠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

鞠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日勤毛休淫嬖之長詩傳注曰勤告也翰曰延門成帝陵

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漸貽漢宗

以傾覆善曰小雅曰紐怙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

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

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

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

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

相曰傾覆我國家向曰怙縱也舅氏篡弒之漸自

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

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本

終古而不刊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

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

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

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考終古鄭玄禮記

注曰刊削也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

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

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

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歿厥父之篡逆蒙

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五臣本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善曰漢書曰

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

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必明節后不合

之南垂善曰潘岳開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

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良曰橫橋橋名

旋軫還車也樊邑岳自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

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

步之屈求竒疏南山以表關倬卓樊川以激池

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

義兵紛以交馳宗桃吐汗鳥而為沼豈斯宇之

獨隳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

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

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

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

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

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

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

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記由余曰後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備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社記曰遠廟為祧又郝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洿焉汗與洿古字通方言曰隳壞也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後鬼神營之亦猶不可況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洿焉言秦宗廟尚汚為沼况是宮能不隳壞乎由偽新之九朝誇善本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比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善注誦六藝以飾奸焚詩書而面牆心也翰同善注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善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誦

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孝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茲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向日莽誦六藝以飾奸詐秦焚詩書而取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面牆為思不同同歸於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善曰宣紀贊曰可謂中興與侔德殷宗周宣矣良曰宣帝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善曰漢書曰漢帝即位乃拜衛左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婦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集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坐也詢

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古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
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
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名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囚圍其色養之心不軒
故於敘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
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矣王母即
宣帝母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
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宣帝名
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
安圖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
也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善曰曹植開
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日
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遊日漢書曰盤屋
有五柞宮也翰曰清
暑五柞皆漢宮觀名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善曰漢書
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
武紀曰穿
交渠蒲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
乃有昆明池乎其

中其池則湯湯傷**汗汗混養彌漫浩如何漢**善

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
吏穿昆明池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清池
洋洋真灑森漫又曰泓澄齋素頰溶沆澹南都
賦曰布溼漫汗滂沱洋溢
句曰言廣大也**日月麗**

天出入乎東西音先**旦似暘谷夕類虞淵**善曰

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蒙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
拂于扶桑楚詞曰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
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銑曰麗
者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昔豫章之名字披**

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五臣本**天漢列**五臣本**牛**

女以雙峙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三輔黃
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

渚楚詞曰臨沅湘之玄淵善曰儀謂去象之也西都賦曰左
牽牛而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
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儀
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固**五臣本**萬**

毋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多少也銑曰百寮主司能使人家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徒漁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之婚姻以時恐人亦為樂也徒觀其鼓柁五臣作拖迴輪灑釣五臣本投罔五臣本

垂餌出入挺叉初加切五來往善曰言欲迴輪必先

今江東人呼柁為軸舊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縉也輪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縉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叉取魚叉也西

京賦曰叉簇之所撓搆濟曰拖船織經連白鳴榔郎

厲響貫鯤罵丁歷尾制手折目二牽兩善曰織經連白

連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音曳織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

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罵猶繫也書曰於是弛青鯤擊牽也良曰言三度擊釣兩度得魚

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善曰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

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黏相著也女廉切徽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

曰網鉅釣鉤也微網也有華魴躍鱗素鯁揚鬚善曰薛綜

在西京賦注曰鬚脊也齊曰魴鯁皆魚雍五臣本人縷

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私壘霏霏善曰周禮

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毛詩執其鑿刀良曰饗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鑿刀上鈐刀若飛謂疾

也應刀刃而落於俎器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

去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喻迴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善曰傳教七激臚其鯉魴積如

為鮮薛君韓詩章句載設也以御賓客左傳梗陽有獄其

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以御賓客左傳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閭及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獻子

辭梗人賒廣雅恬泊靜也老子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欲而民自朴翰曰紅鮮鱠之色載成運待也言鱠初成實

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餐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

小人之腹為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善曰言將還

君車中尊也毛詩文茵暢轂楚辭新沐者徘徊豐鎬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銑曰整衣冠將還也

五臣本如渴如飢心翹慙五臣以仰止不加敬

而自祗善曰豐高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

施敬而人敬良曰豐高水名如渴如飢者豈三聖之

思賢人而仰止之雖無所加敬常自祗懼也

敢夢竊十亂之或希善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

旦皆聖三聖合謀行不利於君論語吾不復夢見周

公尚書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

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廣雅希庶也向曰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十亂

或欲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艷及鄙五臣本作

奠之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

其一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曰作邑於艷又

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

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

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

不日而成豐高之都固大其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

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天永惟此邦云誰之識

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贏鋤以借夜父訓秦

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田沾五臣本姬化而生

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而愧而訟息善曰言誰之

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也

極漢書費詒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鬻鋤慮有德色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
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
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
讓其所爭以為開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劉淵
林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
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 說曰此
邦之風雖以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餘之
錫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色也蘇秦張
儀喜秦政多僻得縱騁詐也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
其畔訟者遂息退為開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
化而人情 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
有異耳

遷下猶善本無鈞善本之挺矢埴音植善曰漢書

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
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埴埴以為器河
上公曰埴和也埴土也謂此字五方雜會風流溷
和土以為器也良注同五方雜會風流溷
混淆胡交情農好利不昏善本作勞密邇獫狁

允戎馬生郊善曰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

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 向曰五方
所湊邇亂之地農人怠惰不彊作勞邇亂昏疆也 而制者
濟曰密邇近也獫狁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

必割實存操平刀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

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良曰為政臨人亦由操刀人
制割惟意所擬而成言雖邇翁戎馬之地而化猶上也

之升降隨善本政隆替鐵杖五臣本信則莫不

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

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銑曰言為政猶人但仗信
義雖不盡其情自絕營欲 雖智不能理明不善本不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力結反善曰言已雖無

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為
字非也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之心庶幾免于
罪戾也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詎
來哲以通情向曰至如禮
人非我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呂向

遊覽

登樓賦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富陽
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善曰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
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

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
國建為侍中卒良曰魏志王粲山陽

高平人少而聰惠有大才仕為侍中時董
卓作亂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

城樓因懷歸而有此作
述其進退危懼之情

登茲樓以四望

聊暇

五臣本

日以銷憂

善曰

馬九

顯志賦 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 孫子多暇日 者其出入不遠 賈逵國語注暇閉也暇或為假 楚辭

遷浚次而勿驅聊假日以銷時 邊讓章華臺賦冀彌日以 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假古雅切 翰曰時天

下喪亂逼迫無暇故假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 借此日登樓而四望 善曰西

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余之長洲 善曰西 雖斯宇之既坦 李尤高安館銘增臺顯敞禁室靜幽 蒼

頤篇敞高顯也 爾雅仇匹也挾猶帶也 山海經荆山漳 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 漢地理志漢中房陵東山沮水

所出至郢入江睢與沮同 濟曰斯宇則此樓也敞高仇匹 也謂明高少匹也漳沮水名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

言樓在其傍若披而倚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陸道也 孟康漢

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書注沃灌既也 爾雅彌終也謂終極也 盛弘之荆州記

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 爾 雅郊外曰牧 荆州圖記富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

樓則見所謂昭丘 銜曰沃美彌連也陶鄉名郊外曰牧昭

丘楚昭 王墓 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曾何足以少留 善曰春秋文耀鉤 春致其時華實乃 注一井為疇 楚辭雖信美而無礼 北征賦曾不得乎少

留 說文曾謂辭之舒 向曰言此雖高明寡匹川原可 賞然非吾鄉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

何足停留 楚辭吸精粹而吐 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善曰紛濁喻代亂也 楚辭吸精粹而吐

紛濁 尚書傳十二年曰紀 毛詩以迄于今 迄至也 詩眷眷懷顧 豈不懷歸 懷思

也 杜預左傳注任當也 翰曰踰過也十二年曰紀迄 至孰誰也自遇世亂遷逝居此已過一紀至今也眷眷懷歸

之情誰堪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 此憂思 善曰言感北風逾增鄉

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善曰言感北風逾增鄉 思也 小雅馮依也

漢書天子自軒檻上墮銅丸韋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 風賦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 楚辭目極千里

馬

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爾雅山小而高曰岑

濟曰軒檻樓之欄也荆州在帝鄉南故向北開襟思故國

之風而極目遠望為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

荆山所蔽終不復見善曰遠迤長貌爾雅迥遠也韓詩江之漾矣不

深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詩濟有深涉爾雅濟渡

也漾以上切翰曰逶迤長貌脩長迥遠也漾大水

也言歸路長遠川大濟深以喻時之險難莫能遂濟悲舊

鄉之壅五臣本作擁字隔兮涕橫墜而弗禁平昔尼父

之在陳兮有歸歎之歎音善曰楚辭忽臨睨夫舊

位之橫集左傳孔丘卒公誅之曰尼父無自律論語子

在陳曰歸歎歸歎向曰謂喪亂擁隔也悲涕流下而不禁

哀也孔子在陳絕糧歎曰歸歎歸歎昔顯而

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善曰左氏

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

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

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

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

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

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

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

聲者哉窮謂鍾儀達謂莊舄論語小人懷土孔安國曰

懷思也呂氏春秋道德於此窮達一也翰曰楚人鍾儀

為晉所繫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遂釋之莊舄越人仕楚在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

富貴矣必思於越使人往聽之乃為越吟言思歸者人情所

同豈窮達之際而有殊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五臣本其

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善曰尚書

萬若弗云來左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杜預曰逸詩也爾雅極至也賈逵國語注觀望也冀

與觀同尚書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

道也薛君韓詩章句騁馳也銑曰黃河清則聖人出祭

苦天下反亂故云日月逾邁河清未極期也冀字懼匏瓜

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善曰論語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

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

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

曰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并

潔者并不停汚不為人食蓋前

修身全絜畏時君之不用

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任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

無入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切

惻而慙

惻善曰原野闐無農人但有征夫而已

故原野無人時既離亂故征夫未息

仲宣感發多惻惻切但猶悽愴也

氣交憤於曾臆夜矣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

側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除樓階也

詩駢駢征夫勞心但但猶切也

既夕將履飛道而下彌增憤氣滿於曾臆也

測皆不安貌謂夜及半不寐情思不安

遊天台山賦

并序善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

孫興公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稍遷散

駟常侍領者作郎尋轉廷尉卒于時才
筆之士縛為其冠 翰曰孫綽為永嘉太
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
長住因使圖其狀遙為之賦賦成示友人
免榮期榮期曰此賦擲地必為
金聲也此山在會稽東南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

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

之所窟宅 善曰廣雅 秀異也方丈蓬萊皆海中各山
爾雅高平曰陸 謝靈運山居賦江天台四

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 名山略記天台台山即
是定光寺諸佛所降高仙公山也 向曰方丈蓬萊四明並

山名玄遠也言此山皆遠 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
聖神仙之所遊居變化

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

五岳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

迴 善曰 詩曰高高維嶽峻極于天 東京賦備致嘉祥
埤蒼曰 瑰璋珍琦也 爾雅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

衡山為南嶽常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冥
奧者冥冥深奧也幽迴遐遠也 良曰 瓌富謂珍美之寶靈

異之物多也所以不次五嶽之數不載祭祀 或倒景於重
之常典者蓋以深奧幽遠道路所不致

湏或匿峯於千嶺 善曰 重湏謂海也山臨水而影倒故
曰倒景 翰曰 景影重深湏海湏

藏也直上孤立曰峯平高而長曰嶺言此山俯以臨深 始
海山影倒在水中其峻峯遠在嶺後故為千嶺所蔽

經魑魅之塗罕踐無人之境 善曰 嶽山神魅怪物 莊子
其道幽遠而無人 銑曰 始初卒終塗道也魑魅

山鬼謂初經鬼魅之道終至無人之處言深遠 舉世罕
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各標於

奇紀 善曰 劉兆毅 梁注 本盡也 楚辭 舉世皆然將誰
尚書傳 精意以享謂之禋 廣雅 絕滅

也篇即常典也 廣雅 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 向曰 禹
定高山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內經山記所說

言

剡東南有天台山 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

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五臣本能輕舉而宅之

非夫遠寄可具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

之善曰列仙傳 亦松子好食松實絕穀孔安國尚書傳

曰米食曰粒音立 列仙傳諸君木酒茹芝芝斷食休

揮以除穀氣 廣雅茹食也讓慮切 楚辭願輕卒而遠遊

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真篤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

而慕之故云豈虛也哉言實美也真幽搜求篤厚也言非耽

遺世事耽翫高道絕穀食芝者何能居之 余所以馳神

非遠託幽求厚信通神安肯遠思之

運思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善曰

老聃謂崔嵬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 王弼周

揚注 若辭也懼音劬 翰曰宵夜興起也綽志好此山畫

夜不捨故云晝詠夜起低首仰首之 方解纓絡永託茲

間忽如再登於此山也俛低首也

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墨藻以散懷善曰方猶將也纓

丈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歸田賦曰

揮翰墨以奮藻 良曰解脫也纓絡縈纏也奮發藻文也言

將脫去俗理之縈纏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

之極也故聊復發於文詞以散長想之懷

太虛遼廓而無閼代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

川瀆結而為山阜善曰太虛天也自然道也無閼謂

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

然之妙 一而生萬物 管子虛而無形謂之道

忽荒 老子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

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

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 阮籍

通老子論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老子三三生萬物融猶銷也 班固終南山賦流澤遠

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翰曰太虛混氣也遼廓廣遠也妙

謂妙理有謂有形言混氣廣遠無所限閼運動自然之妙理

是乃萬物有形混氣融者為水 嗟公口嶽之所

結者為山瀆亦水也阜亦山也 無所字音

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秀以曜峯託靈越

以正其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

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善曰靈光殿賦豈非神明依憑支

持者也天台越境故云牛宿漢書越地斗牛之分野結

猶固也南都賦結根疎本華岱九疑皆山名也劉勰周

易義彌廣也配德對也左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

也山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故曰唐典

向曰挺拔也言奇狀者秀異不羣也寔實也實如神明之所

扶持也牛星越分野言此星陰覆以曜其峯託根於此地謂

靈越者言山海靈異所出也彌過也言峻極過於華岱二山

直指而上復高於九疑九疑山名堯祭五嶽以配天此山神

秀亦可應也詩高高惟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

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善曰王

邈遠也絕遠也魯靈光殿賦琤室媿娟以窈窕洞房叫窾

而幽邃王逸曰邃深也近智德小智也爾雅之往也言近

智守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之能曉也方言

曉知喻曰邈遠也窈窕深極貌近小之往也邈彼者

言此山遠也絕域者謂其遠絕人跡也幽邃深極則小智之

人但以守其俗見而不往也往者以路徑險絕莫能通曉

晒夏虫蝻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善曰言淺近小智同

整翻思矯也論語注晒笑也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

真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

時也方言矯飛也銳曰矯舉也夏蟲不知冬有寒冰亦

猶小智不識高道故笑之乃思欲整輕翻而高舉以遊於中

也翻鳥羽也神仙曰乘駕鳥行故曰輕翻也理無隱而不彰啟三奇以示

兆赤城霞段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善曰劉向

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奇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

注曰兆形也支遁天台山路序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

徑孔靈符會稽記赤城山各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雷千仞

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赤城山天台之

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

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戰國策舉標其標卑遙切界道

謂為道疆界也法華經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翰曰志所專至無隱不明無為不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起而立標望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梁也觀靈驗而之上故云界道二言則亦城瀑布也兆跡也觀靈驗而

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

福庭善曰楚辭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步眾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濟曰見此山靈驗神思遂往而忽行也仍因也羽人仙人也言因仙人於丹丘尋求不死之庭謂求

仙之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

常戀暢超然之高情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南子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老子域中有四大漢書音義暢通也老子雖有榮觀宴處超然良曰層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居也言此山既可攀陟亦何羨於崑崙山將釋捨俗中常情所戀通暢我超縱自然之道

被毛褐之

森林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嶠之

崢嶸濟漕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崢嶸濟漕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卷

冥之澗磴下鉅切冥幽深也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

之上石壁之名 異苑天台山台有莓苔之險 孔靈符

會稽記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

徑絕容數人 仲長子昌言各帳畫屏之不坐莓音梅

顧愷之啓蒙記齊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之莖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木下曲曰樛居虬切藟力思切

爾雅文蘿兔絲 國語注援引也漢爰盎諫上曰臣

聞千金之子坐不 坐堂 老子長生久視之道 東方朔十

洲記挂英流丹服之長生 翰曰懸磴石橋也絕冥深澗也

此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澗又有莓苔生於石上

甚滑也有石屏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

行又把攬樛木之蘿攀援葛藟之莖然得進度雖一曰冒垂堂

之險乃可永保神仙之道 樛木長木 必契誠於幽昧履

也蘿附木而生有蔓者葛藟葛蔓也 鍾會老子注齒冥晦

重險而逾平 善曰幽昧謂道也 向曰契結逾甚也言結誠

信不欺於幽昧神明之道則雖 既吉隣 於九折

足履此險而甚於平道之易 既吉隣 於九折

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

善曰言其道嶮曲折有九也 杜篤首陽山賦九折委靡而

多艱 韓詩道威夷者也 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

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目明也 說

文寥虛空 詩傳朗明也 列子子華之容緩步闊視

尚書從容以和 濟曰威夷長兒脩長也寥朗從容寬曠

閉樂兒言山道曲折有九既能濟之則長路威夷而通恣心

目任緩步自覺 藉 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

寬曠閑樂也 藉 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

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嗷嗷過靈溪而一濯

疏 五臣 作疎 煩想於心 曾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葢之

遊蒙道義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 善曰以草薦

楚辭春草生兮萋萋 杜篤首陽山賦長松落落蒼卉木蒙

蒙裔裔飛兒 爾雅雅嗷和也調聲之和也靈溪溪名

廣雅濯洗也 賈逵國語注疏除也因一濯而假言也六

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遺而未能盡故曰遺 中論六

塵色馨香味觸法 淮南子注旋流深淵也身意皆淨

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葢非真而蔽已善行故曰遊 大智度

章祥

論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 禮記昭然發蒙五蓋或

為神表義農伏羲神農也 廣雅軌跡也 躡履也二老

老子老萊子也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

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乃

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 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

篇言道家用脩德而養壽也 劉向別錄老萊子古之壽

者 齊曰藉鋪織細蕩先軌迹玄大也萋萋草美兒落落松

高兒裔裔裔鸞飛兒嗒嗒和鳴也此山有靈溪之水踈滌煩俗

之想旋流深淵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聲香味觸

去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皆洗蕩於深淵啟發於天

中盡已除矣義農二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 善曰毛詩曰

老皆有高道故追之 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 爾雅

寔曰陟降上下 迄至也 十洲記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

數萬人 翰曰迄至也再宿為信言 雙闕雲竦以夾路

上下兩宿至于仙都也都猶聚也 雙闕雲竦以夾路

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 五臣作 玲瓏於林間玉

堂陰映於高隅 善曰顧愷之啟蒙記注曰天台山列雙

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

畢具十洲記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

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 晉灼漢書注玲瓏明見兒

翰曰闕樓也竦立也雙樓如雲之立夾於路傍高臺在於天

半若懸之在空而居也玉堂深邃故云陰映高謂在山之高

處東南 形雲斐亶以翊其樞皦日炯晃於綺䟽 善

曰隅 斐亶文貌亶亡匪切翼借承也樞窻樞子也 毛詩有如皦

日皦公鳥切炯晃光明也 李尤東觀銘房闕內布綺䟽外

陳 薛綜西京賦注疎刻穿之也然刻為綺文謂之綺疎

向曰彤雲彩雲也斐亶文色兒翼扶也樞窻樞也炯晃光

明兒綺䟽窻也彩雲若扶 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

於鉤欄皦日光明於綺窻 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

善曰山海經曰桂林 八樹在賈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

大也賈隅音番禺 神農本草經桂葉冬夏常青不枯 芝

赤芝一名丹芝黃芝 一名金芝白芝 一名玉芝黑芝 一名玄

芝紫芝一名木芝 馬衍顯志賦食五芝之茂英 邊讓章

華臺賦惠風春施宁 簡積也佇與宁同 詩傳山南山曰

陽 鄭玄周禮注陽林生於山南 史記崑崙山上有醴泉

章

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 銑曰八桂
入樹挂叢主也森然主生凌霄霜不凋芝草藥也五者青黃赤
白黑皆含含秀吐榮而布於晨朝惠和佇起 建木滅景於
芳春也陽謂南陰謂北也林有花故香

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 善曰淮南子 建木在廣都
而無響音蓋天地之中也 山海經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
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璀璨珠垂貌玕
羽俱切璀璨七罪切 濟曰景影也建木木名天帝所從上下
處此木日中無影故云滅景也千尋言木高也八尺曰尋琪
樹玉樹璀璨 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直飛錫以躡虛 善曰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
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 詩傳控引也史記
楚莊王曰有鳥不羣蜚乃冲天 百法論并及八輩應真僧
然應真謂羅漢也 大智度論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
杖經傳佛像 翰曰王喬仙人應真得真道之人執錫杖而
行於虛空 騁神變 五臣 作轡 之揮霍勿心出有而入無 善
故云飛

言衆仙既登正道一故能騁其神變出於無有而入無爲也
淮南子出於無有入於無爲 向曰揮霍變易兒言馳騁神
思有若執轡而遊一曰疾也變易不常出 於是遊覽既司
有爲之地或入無爲之境言自然

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 善曰 莊子黃帝
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故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
者而已 郭璞曰馬以過分爲害 歸田賦與世事平長辭
翰曰黃帝於襄城下見故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爲
天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害馬今嗜 投刃皆虛目牛無全
故已除亦猶害馬去羣矣捐棄也

疑思幽巖朗詠長川 善曰莊子 庖丁爲文惠君屠牛
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廣雅疑止也朗猶
清徹 翰曰庖丁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
骨節但以神爲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妙無
所疑思亦如此也即高也疑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思坐於幽巖高詠臨於長川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寒 善曰楚辭 吾令羲和弭節兮 王逸曰羲和日御也 午氣也 寒收也 言海氣蔽日 至良曰亭至也 遊氣海

以揚煙 善曰法華經 擊大法鼓 燒衆名香 肆觀

天宗爰集通仙 善曰天尊謂老君也 通仙謂衆仙也 其

漱以華池之泉 善曰山海經 密山是生玄玉 玉膏之所出 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 史記 崑崙其上有華池 散以

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 善曰象外謂道也 周易

兄侯云立象以盡意 此非通乎象外者也 象外之意 故蘊而

忍侯牛矩切 銑曰道經云 大象無形 此無象外 悟遣有

之說也 維摩經 得無生法 忍此則無生之篇

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 善曰言道釋二典 皆以無為

而不盡覺無為是而涉之 涉之而有間 言皆帶於有也 說文

於無足以為道矣 及此乃悟用智 遣有終無 盡理以心涉無

於無足以為道矣 及其不能使物無不可 所以有無並列 此謂

昔之非今 泯色空以合跡 忽即有而得玄 善曰言有

乃是也 釋典泯色空以合其迹 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 鄭象莊子

見菩薩曰 色色空為二色 即是空非色 滅空色性自空 如是

受想行識 識空為一識 即是空非識 性自空於其中 通而達

者為入不二法門 有謂有形也 王弼老子注 九有皆始於

有為功 將欲寤無必資於有 故曰即有而得玄也 王弼曰

玄冥嘿無有也 向曰玄道也 色五色空虛空 今言視此二

者泯然如 忽自遣 釋二名之同出 消一無於三幅

善曰釋謂解說令散也 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母也 言二

名雖異 釋之令同出於道也 老子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

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 卻敬輿與謝慶緒書論二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 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輿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 翰曰二名謂有無也此兩者同出於心而異其名今若釋去其有以從其無固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希無色也聽之不聞名曰夷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也幡則成三無則歸一并消也 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 善曰夫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不言 莊子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 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銑 渾萬象以真觀兀同體於自然 善曰妙悟玄宗則蕩然都遣不知已之是已不見物之為物故渾齊萬像以真觀兀然同體於自然 孝經鉤命決地以舒形萬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 既藉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 翰曰真猶大也此綽慕道之琛

所以此賦多述玄妙之理以託焉兀無營見言無營於心同乎自然之道

蕪城賦

四言 善曰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骨皆都焉

鮑明遠

善曰沈約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旬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瑱敗為亂兵所殺 翰曰沈約宋書 鮑昭東海人也至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瑱鎮荊州明遠為其下參軍隨至廣陵子瑱叛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亦叛逆為漢所滅昭以子瑱事同於濞遂感為此賦以諷之

灞 弭 池 爾 以 平 原 南 馳 蒼 梧 漲 張 海 北 走 去 紫 塞

鴈門善曰瀾相連漸平之貌廣雅池斜也平原即廣

承後漢書陳茂常渡漲海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有鴈

門郡翰曰瀾池相連見蒼梧地以漕渠軸善本亦作池

以崑岡重江復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善曰廣雅

漕渠邪溝也左傳吳城邪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

說文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崑岡廣陵之鎮平也類車

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崑岡之山橫為地軸施或為陸軸

或為袖南臨二江曰重帶江南曰復蒼頡篇隩藏也

陽記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

莊濟曰施舟具也引水轉穀曰漕軸車也崑原岡也言舟

浮於漕渠車行海原岡隩要也南有二江以為關要故當

曰重江復關道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也

昔全盛之時車挂轄衛人駕肩塵閉撲十地歌

吹沸天善曰全盛謂漢時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

曰駕陵也謂相迫切也周禮注塵民居區域之稱說

文閉闕也方言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

軸相挂人肩相倚也塵里也開里門言閭里之門徧地歌吹

喧沸茲貨鹽田鏹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

天也善曰聲類擎蕃也擎滋古字通海賦陸死鹽田蒼

妍頡篇鏹削平初產切史記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

鏹錢煮海水為鹽班固傳贊材力有餘士馬最強向曰擎滋

漢書王充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故

鏹削也此邑人滋化負在於煮海為鹽削銅鑄錢勇才壯

力以競雄富士人也言人馬皆尚精華妍麗以為常也

能侈秦法佚周令割崇墉剗濬洫圖脩世以休

命善曰聲類多侈字也軼過也佚與軼通西都賦覽秦

制跨周法字林注刀曰割剗謂除消其土周易剗

木為舟薛綜西京賦注墉謂城洫池也左傳北宮文子

曰其有國家令問長世尚書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命

者天之命良曰佚過割開墉城剗鑿圖謀脩長休美也

言奢侈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世之美

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寒烽櫓之勤格高

五嶽表茂廣三墳峻若斷岸直直似長雲製

礎石以禦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

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五臣

而豆分善曰八郭璞曰三蒼解詁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

氏傳注王堞女牆也殷盛也淮南子夫構架與宮室雞棲

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郭璞上林賦注櫓望樓也

頡篇格量度也爾雅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

嶽常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南比曰表三墳未詳或曰毛詩

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漬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此蓋三墳

者止之入廣雅衝突也字書糊黏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

頽赤也七啓曰燿飛文說文曰局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

基局汎論城闕猶車稱軫舟謂之艦耳非獨指局也固護言

牢固也王逸廣陵郡圖經郡城吳王濞所築然自漢迄于

晉未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

漢書賈誼疏高帝瓜

分天下王功臣翰曰板築築城也一雉長三丈堞城上

短牆也井幹樓也櫓却敵也格度也表周迴也言格度高於

五嶽諸侯之城周迴之廣雖讀三墳之書見列國之製亦無

此者峻高自直也礎石脅鐵故以為門有懷刃者則脅之

使不得過故云禦衝糊粘也頽壤赤土也以黏和之飾壁故

云飛文固護牢固也五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雖曰牢固

竟以土城荒蕪若此其土地如瓜之割肌各為吞食如豆之

出茨忽澤葵依井荒葛冑塗壇豎維虺呼蝮羽階

以分散

居筠五

臣作麇

木魅

山鬼

野鼠

城狐

風

嗥

兩

嘯

昏

見

晨

趨

善曰王逸楚辭注

曰域短狐也公羊傳有麋而角劉兆曰麋麇也麇與麇音

義同麇麇鼠也說文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楚辭九歌有祭

山鬼漢書蘇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父城

育狐兔高墉多鳥聲左傳豺狼所嗥濟曰澤葵莓

苔也冑繞壇堂羅列虺蚺也昔曰堂構階庭之盛今並為荒

草所蕪蟲獸鬼魅遊焉以為窟宅嗥庸風雨昏曉為常

章

詳

章

詳

章

詳

章

詳

章

詳

章

詳

章

飢鷹厲吻寒鳴赫呼亞雞伏蹠五臣藏虎乳血餐

膚善曰厲摩也鄭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上粉切

謂鳥子也字書螭古文暴字蒲到切或為魁爾雅曰魁

白虎魁戶甘切翰曰厲猛厲也吻嘴也雞鷓雛也暴虎虎

很也言飢鷹益厲開張其嘴志為貪勇將有所擊鷓雛非梧

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鳴得腐鼠鷓雛過其上

鳴仰而嚇之此喻臨海王為逆自恃其威亦崩榛塞路

猶鷹貪而鳴食也又若虎很暴益害人血肉善曰服虔漢書注

嶢嶢古嶢白楊早落寒草前衰善曰服虔漢書注

廣雅嶢嶢深冥也詩蕭蕭兔置施于中嶢薛君曰中嶢

嶢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崔豹古今注曰楊葉圓李陵書

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塞或為寒翰曰嶢嶢深暗兒稜稜

嶢道也榛叢木崩摧塞絕人行路古道深暗塞猶荒也稜稜

霜氣軟軟五臣本作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

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善曰稜稜霜氣嚴冬

顯頊爭為帝共工怒而觸不用山天維絕地在折故令此山

缺壞不周而已翰曰言寒門北極門也絲馬轡也言縱絲

於不周迅焱五臣肅其媵登我兮鶩翩飄而不

禁越谿人嘲呼之洞穴兮漂通川五臣之砾砾力

經重陰善作手寂寞兮繁墳羊之深潛五臣作

善曰爾雅曰風飄謂之焱谿嘲大貌漂浮也砾砾深貌重陰

地下也寂寞靜貌墳羊上精怪也王林賦通川過於中庭

因話季相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七之

怪曰墳羊唐云墳羊堆堆不或者嘲火加切砾音林瘖古

字濟曰迅肅疾貌媵送也翩翩輕貌不禁言輕疾也谿

空大貌砾砾深廣貌寂寞幽清兒言風送我其行輕疾越空

大之穴浮廣深之洞經地下追荒忽於地底兮軼

幽靜之界念土精於此潛處追荒忽於地底兮軼

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則窺地底於上

辭元氣以為天無形良曰出石密之閭野兮

追馳也荒忽無形貌出此而上浮行出石密之閭野兮

楚辭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

追馳也荒忽無形貌出此而上浮行出石密之閭野兮

楚辭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

追馳也荒忽無形貌出此而上浮行出石密之閭野兮

楚辭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

追馳也荒忽無形貌出此而上浮行出石密之閭野兮

楚辭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

追馳也荒忽無形貌出此而上浮行出石密之閭野兮

楚辭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

追馳也荒忽無形貌出此而上浮行出石密之閭野兮

楚辭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

不識蹊之所主密山是生玄王黃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拾善曰山海經曰

之鍾山之陰然下既有鍾山此五密是是密山鍾山此五密是是密山速燭龍令

執矩兮過鍾山而中休善曰楚辭日安不到燭龍何

陰郭璞曰即燭龍也向曰速微也燭龍鍾

作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衡曰歐瞻也瑤谿赤岸

人名也劉毅也善曰山海經欽鴉殺祖江干崑崙之陽

帝乃戮于鍾山之東曰瑤岸欽鴉化為大鴉郭璞曰鴉音不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五臣作饑衡曰

臺王母所居羞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三神山仙

人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王母仙者故假言之本草經曰白

芝一名玉芝濟曰既至崑崙山聘西戴勝愁魚其既

歡兮又謂余之行遲衡曰戴勝謂西王母也愁笑貌

平依起字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

盡兮何言善曰周禮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

徑道也言人屋室遷毀行道荒蕪而丘隴亦已摧殘言

歲已久矣千年之間變改萬代皆已共盡今復何言

宮殿

魯靈光殿井序

王文考善曰范曄後書王逸字叔師南郡

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其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銑曰范曄後漢書云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仁弱而死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

也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傳程姬生魯恭王餘初恭王始都

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其兆而營焉載曰昔魯

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

基兆而營焉善曰漢書恭王徙魯好治宮室詩命

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

上國故諸侯為下國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釐公釐

與僖同爾雅兆域也向曰凡諸侯歸國曰下

國兆始也僖僖公言因僖公之始跡而營此殿遭漢中

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壞

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

保漢室者也載曰突唐突也詩昆夷突矣未央建章西

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巋立

軌切廣雅意疑也銖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篡

也隨察發也言靈光高大堅固而獨存者然其規矩制度

將為神明支持以保漢室令其後興

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此用取

觚陣齊曰規矩方圓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

而貽吏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載曰南鄙荆州

也藝亦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愕視曰貽本為藝而來見

頌也德音昭乎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

何述焉賦頌宣而明之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

紹伊唐之炎精載曰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

知欽明詩濬哲維商書放勳欽明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

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詩紹純熙矣爾雅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熙廣也

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尚書傳堯以唐侯升為天子李尤德陽毀賦若炎唐稽古作先

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鮑永曰社稷復存炎精更輝翰曰粵語辭也餘注同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順明盛五代

大廣之德繼惟堯之炎精劉堯後故云紹唐漢火德故云炎精

荷天衢以元亨鄭字

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示協神道而太寧載曰衢道

也易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天所

明之道而天下太寧皆謂初漢之盛時善曰方言曰張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周易聖人以神道設教

也言漢氏賴天道大通開宇宙而作為京室布於是百姓

昭明九族敷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善曰尚書曰

俾使也孝孫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

則恭王載曰

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

為寶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

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

啓爾宇為周室輔良曰錫賜也玠珪諸侯執者瑞寶宅居

也附庸者言其庸稅貢賦附於大國言賜之玠珪使敬寶其

位居其附庸之國開我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
皇家之士宇以作蕃援
五臣本
為輔載曰詩
祕宮有血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
詩傳祕神也
西京賦思北象

於紫微春秋合誠圖
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
齊曰祕
承

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善曰言承漢明堂

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也
爾雅分次也
漢書泰山郡奉

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

野也又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天明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

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
齊曰心星為明堂也東方曰少陽

魯在東故言之也奎婁魯之分

野昭列謂星明而行列於天也
瞻彼靈光之為狀也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則嗟峨罪
鬼隗
危
魏
嶷
嵬

磴五哀以璀璨赫燁燁亦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

鏘言尊嚴又似乎帝室之威神載曰昔其形貌光輝也威神善曰汨淨貌

磴高貌璀璨衆材飾貌燁燁光明貌燭坤光照下土積石山名西都賦激神岳之嶺將帝室天帝之室春秋合誠圖紫

宮大帝室也翰曰汨高也磴峻兒璀璨雜綵色也赫燁燁光貌燭坤地也積石謂崑崙山天帝所居宮名鏘鏘華

盛貌帝室天上紫微宮威神言驚人也高峻言雜綵之色燁燁昭地狀如天帝之居華盛又似紫微之宮神麗而驚人

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

閭闔方二軌而並入載曰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墉牆也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

朱闕巖巖二軌謂容兩車也鄭玄禮儀注方併也周禮應門二軌周禮注二軌謂轍廣銑曰崇高墉牆也

言如高牆與平岡相連長嶺相屬朱闕雙立於前殿北也閭闔天門也軌車也言高門比於天門方謂二車相並而入言

也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

西周章載曰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尚書傳曰造至也翰曰歷過也太階高階也自此已

上比文考遠見其狀此則過其高階形彩之飾徒何為以至於殿堂顧眄周章言驚視也

手泔泔泔泔流離爛漫皓壁皜皜曜以月

照丹柱歛翕絕而電挺霞駁雲蔚若陰若

陽灑灑灑灑燁燁亂煒煒煌煌載曰皓壁皜皜曜至若陰若陽言其色狀也

善曰皓皓泔泔泔泔光明盛皜皜古老切泔古曰一切流離爛漫分散遠兒鴉白也崔駰七依曰丹柱彫牆燁燁光盛起灑灑至煌煌言彩色衆多眩曜不定也濟曰彤朱來也彩光也言此

光彩之飾且向為乎自疑問也皓皓泔泔流離爛漫皆光色貌皓白兒鳴曜白光也歛絕赤色也電挺赤光也言壁之白

如月之照柱之赤如電之光霞駁雲蔚言有光明如霞之奕駁深遠則如雲之繁蔚故若陰陽也灑灑燁燁

處灑灑灑灑以崢嶸鴻燿呼焜往以燿浪

閔音朗 颯善本作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陰夏向北之殿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亦與此同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涼之氣如秋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條而清冷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秋氣兒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耳嘈嘈以失聽目矍矍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琅玕齊玉璫與璧英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球琳琅玕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雷之驚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廣雅曰矍矍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駢並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然彼以密石磨琢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英璧玉之英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九深閑之室則必多響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曹未亂貌故失聽矍矍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玉也言次密石以為砌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璫璧玉與皆玉也亦齊列於中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而掩曖旋室媿始以窈窕洞房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而幽邃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載曰言深遠也宵冥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閭闔之中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徐翰七喻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曲室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始迴曲兒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楚辭媿容脩態亘洞房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西京賦望叫窳以經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送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鏡曰窳門窳也宵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景將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暮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藜遠也言此殿內更有曲室美麗且深又有通房長遠而幽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邃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載曰西廂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踟躕閣傍小室也閑清閑也可以燕會踟或作移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東廂也互言之文相避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兩雅東西廂謂之序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善曰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詩傳曰宴安也言安靜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廣雅奧藏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字善曰秘密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緩步清閑以自安息復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屹魚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鏗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見東序重深而隱密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山乙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金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臣本作睡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瞑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五目本作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以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勿罔屑厭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殿羽以懿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淟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竟悚悚其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駭馬斯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五目本作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

惛惛以而發悸

其季反 載曰瞠瞠厭厭寂宵之形也又曰驚斯於此驚也 善曰瞠莫耕切又蘇

林漢書注曰蕙蕙懼兒惛與蕙同 說文悸心動也悸或為為發 齊曰屹特出兒瞠瞠視不明也勿固不審兒眉微也壓翳暗蔽 貌懿凜深窅兒悚悚惛惛皆恐懼也悸心動也言東序與秘特 出而高故視之不明望之不審微暗蔽隱深窅不測神驚心動

也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

紫角

子更反 載曰詳謂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又曰 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 善曰 呂氏春秋注

曰結交也構架也 爾雅紫角之星營室東壁也 毛詩 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毛良曰定營室也 濟曰詳審也詳察

棟宇觀其結構則規矩乎天丈也憲法也紫角 厥星主架屋故此結構之始法之是應天也 倨勿 倨毀雲

起欽崙離樓力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載曰室每三 間則有四表

四角四方為八維并中為九 善曰甘泉賦曰大夏雲譎波 詭離樓象木交如之兒 長門賦羅莘茸之遊樹離樓檣而

相撐 銑曰倨危雲起覆屋兒欽崙離樓象木相倚兒東序 西廂屋各為三間也四表謂屋覆上四面也表外也八維四

方四角也中央兼八維 是為九隅隅亦角也 萬楹聳敢倚磊砢相扶浮柱

岵迢嶢以星懸漂嶢峴峴而枝柱

音駐 載曰楹 柱也

言無根而倚立也 善曰磊砢嶢峴大之貌 甘泉賦抗浮 柱之飛懷漂輕貌堯兗不安之貌 蒼頡篇柱枝也 翰曰

磊砢參差不齊貌言萬柱叢倚參差以相扶持浮柱梁上柱 也岵崑帶遠也星懸言多也漂浮也堯兗危貌浮柱高遠而多

其勢皆危以 飛梁偃蹇以虹指揭濂濂而騰湊層

相枝柱也 構 檣礪累 危以岷 岷我五 曲枅要上 紹而環句

構 芝栴而 攢羅以戢 委以枝掌 孟叔牙 而

斜據 載曰芝栴山節方小木為之掌眉梁之上也各長三 尺掌或作枳字 善曰甘泉賦 歷上倒景而飛梁

西都賦抗應龍之虹梁 佳駟七依夏 居遠濂高也音渠 楚辭所注湊聚也 說文櫛櫛櫛上枅 言頡篇枅柱上

方木無枅櫛為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爾要紹曲貌 說文枅枅上梁 蒼頡篇攢聚也戢音衆貌 說文掌

直

柱也。以牙參差之貌。

詩傳云：據依也。

翰曰：偃蹇曲貌。

揭舉貌。遠濛衆攢貌。騰合也。言飛梁曲如虹，指舉而衆攢更相合，湊層櫃重斗也。由折枝也。礫危岌岌，重危貌。要紹而環句，曲而相連貌。栴梁上短柱也。畫以芝草之文，相攢布戢音聚，貌枝穿梁上交木也。以枅相柱而斜據其間也。

而搏負

五臣作負，搏分故切。

下弗蔚以，璀璨上崎。

崎，綺蟻蟻。

而

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

善曰：天矯黝糾，特出之貌。黝於糾切，搏負負荷而摺搏也。弗蔚特起，貌雜錯衆盛貌。弗切，崎蟻危嶮貌。注猶屬也。捷獵相親，支離分散也。縱橫四散也。駱驛不絕，向曰天矯也。下弗蔚以，璀璨謂壯麗而文飾繁雜也。上崎蟻而重注謂高峻而重簷，兩水注溜也。捷獵次比，貌言凡之次比，如鱗集也。支離謂椽一一而分布，駱驛相連不絕貌。言衆林木所施縱橫相連，各有趣向，言不虛設也。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踈，五臣本圓淵方井反植荷葉發。

秀吐榮齒齒披敷綠庄夕紫的

善本作

窻

張窻

垂珠

載曰：天窻高窻也。綺文也。踈刻鏤也。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荷芙蕖種之於圓淵，方井之中以爲光耀。綠房芙蓉之房，刻繒爲之。綠色紫葍葍中芍也。爾雅：其中葍珠珠之實，窻窻也。善曰：周書明堂

咸有四阿屋四垂也

李尤東觀銘：房闈內布綺踈外陳

薛綜：西京賦注：踈刻穿之也。然刻爲綺文，謂之綺踈。

鄭玄：周禮注：植根生之屬。

爾雅：荷其華齒齒，齒胡感切。昔徒感切。葍與芍同音的。說文：窻物在穴中，貌窻亦窻也。

銑曰：阿曲也。懸棟謂屋下更爲重梁，相結屈曲以爲天窻。畫以文彩，故云綺踈。又爲方井圖，以圓淵及芙蓉花葉花葉向布也。綠房連子也。窻窻物在穴中，貌言井穴中綴之似珠下垂如在。雲采采節藻枕之龍楠彫鏤。載曰：雲節畫雲氣於穴也。善曰：爾雅：楠謂之節。

楹又畫水草之文，龍楠畫椽爲龍。善曰：爾雅：楠謂之節。郭璞曰：節楹也。采與節同。論語：山節藻梲，包成曰：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鄭玄：禮記注：梲謂之梁。楚辭：仰觀刻楠畫龍地。向曰：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枕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楠椽也亦刻飛禽走獸因木生姿載曰為之形也善

鏤為龍文良曰皆於材奔虎攫五臣本拏以梁倚

侂魚奮豐而軒髻音尼虬龍騰驤以蜿壇善頤

玉若動而躩音尼善曰攫拏相博持也羽獵賦

相著也侂舉頭也郭璞曰髻音背上鬣也

動貌齊曰畫虎於梁也攫舉爪也拏以手持也若舉爪持

梁以相倚侂奮豐而軒髻謂勇而舉頭也騰飛驤舉也蜿壇

盤屈貌頤動也躩踞動貌言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虵

虵龍飛舉盤屈頤然若動

善曰春秋漢合蔡曰大一之常居前朱雀銜四阿之長衡也

淮南子析題不研文字曰騰蛇無足而騰蟻地曲貌蟻力

鳥切蚌巨繞切翰曰峙立也朱雀在南方神也畫之於

南舒翼而立於衡上衡門上木騰蛇蛇有好文者

貌懷椽也畫騰虵於椽上屈盤而連

轉而承楣善曰古王子喬辟曰上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遊

之蟠龍翰曰樽柱頭也樽斗也子蜺延首也言柱頭及斗

上皆畫為白鹿而延首也蟠曲螭龍也宛轉落貌楣門額木

一一畫為龍宛轉以承之狡兔踰負伏於柎側後狎攀椽而

相追善曰說文曰踰躡也壯柔切柎音父翰曰踰縮足

以手攀而相追狎猴類玄熊蚺念蝮以斷斷銀却負載而躡

躡音夷載曰躡踞也善曰蚺蝮吐舌貌蒼頡篇斷

載曰為之形也善

曰高堂賦狀似走

五臣本

作攫

左氏傳注豐

以攫拏躩踞

若舉爪持

也若舉爪持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也騰飛驤舉也

為眇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跼已而相對仡欺

視息以鵬眈呼頤交頤呼頤遼而睽季睽許狀

若悲愁於危處憺七頤六而含悴慈醉反載

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

善曰儼雅踞貌 說文踞長跪也欺猥大首也鵬眈如鵬之

視也聲類曰眇驚視也眈與眇同鵠類類大首深目之貌睽

睽張目貌孟子曰嘖感而言嘖感憂貌 翰曰以木刻胡人

形在於高處故云遙集上楹儼雅不動也踞長跪而相對仡

醜也欺猥面狹也鵬鳥觜曲而目深者頤頤頤而睽睽鼻高

目深之狀悴憂也胡人醜形狹面目如鵬視又如 神仙岳

悲愁處於危苦更若憺但嘖眉蹙鼻而含憂

岳五臣於棟間玉女闕窻而下視載曰神女之

善曰岳岳立貌 李尤函谷關銘玉女流眇而下視 銑曰

謂謂行列美貌言刻神仙致於棟間行列而致之刻玉女形

於窻上皆闕窻 忽眇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髮髯善

下視於人

眇眇視不明之貌 說文眇眇也 廣雅眇莫也響像猶依

稀非正形聲也 說文彷彿相似視不誤也誤與諦同 向

曰眇眇猶依稀也言此形 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

象依稀髮髯若有其形聲 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

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載曰言委曲得情

此不可窮極繆形形不同也 淮南子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向曰言此圖畫神怪之物其形各殊故曰繆形也皆委曲得

其物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載曰更畫太古開闢之時

情也 考靈耀 天地開闢耀滿舒光 楚辭遂古 五龍比翼人

之初誰傳道也 向曰紀記也遂古上古也 皇九頭善曰春秋命曆序

皇九頭善曰春秋命曆序 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

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賜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

羽蓋黃季黃少並有羽翼分理九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

黃叔黃季黃少並有羽翼分理九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

州也人皇九頭理天下有聖德也

載曰女媧亦三皇也善曰列子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

有大聖之德玄中記伏羲龍身女媧蛇軀向曰伏羲太

昊氏鱗身人首女媧蛇身人首並有聖德鴻荒樸略歛狀睢

質也略野略也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盡其形亦質而野

略睢肝質朴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

璇璣鈴曰帝嚳以上朴畧有象難傳西京賦曰睢肝改邑字

林曰睢仰目也肝張目也向曰鴻荒樸略皆純厚之道其

形睢肝不可復見故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

畫之睢肝質樸之形煥炳可觀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

衣裳有殊載曰至於煥炳可觀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

庸用也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善曰尚書璇璣鈴

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善曰尚書璇璣鈴

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銑曰煥炳明也言黃帝帝堯舜

有明德可觀也庸用也言軒車冠冕用授賢才而此三代衣

裳亦變易亦下及三后淫妃亂主載曰皆畫其形也三后

有殊也史蘇曰昔夏桀妹喜有寵亡夏殷辛妲己有寵而亡殷周

史蘇曰昔夏桀妹喜有寵亡夏殷辛妲己有寵而亡殷周

褒姒有寵周於是亡良曰后君也三后桀紂幽王淫妃則

夏有妹喜殷有妲己周有褒姒也亂主則三后也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

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載曰忠臣屈原子胥

之等列七豫讓聶政之等貞女梁寡昭姜之等善曰列子

伏羲以來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家語孔

子觀於明堂觀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

發之誠焉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則有國史書之以示後世善

以為示惡以為誠翰曰言盡此聖賢愚暗忠孝貞於

烈莫不載而敘之於此殿中以誠時君以示後嗣

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

載曰馳道馳馬之道旋宮而而詩傳年不順成馳道不脩

善曰馳道人君所行之道也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

向曰承接也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周而環之

高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登榭外望復見高樓飛觀觀闕也

言飛者長塗奔降軒檻曼延載曰長塗升降閣道上下

謂高也長途奔降軒檻曼延也軒檻所以開明也善

曰上林賦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陛漸臺臨池

道濟曰軒檻鈞欄也曼延言長而不絕漸臺臨池

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五臣作華

蓋仰看天庭飛陛揭薛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頰

五臣載曰高徑所徑高上至華蓋善曰言重高

作俯視流星九層呂氏春秋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

成之臺楚辭登華蓋方乘暘谷答賓戲未仰天庭而

星隊考成兩向曰斬臺星言法星而為臺各層高也九成

九重也高大屈曲九重而成屹然高貌的爾分明貌華蓋星

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階道也飛者高如鳥飛揭孽極

高貌征行也言飛道極高緣雲上行中坐俯視下見星曰

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五臣洞出逶迤詰屈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載曰千門萬戶言眾多也相似如

非正之辟也論語加我數年可以學易善曰漢書

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子虛賦巖突洞房銑曰巖穴

洞出言屈深如巖穴之中通路而出逶迤長貌詩屈曲

貌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謂屋宇之多此揆嘆其美

宏麗之靡靡非咨用力之妙勤善曰小雅靡靡細也

好也妙勤精妙切勤也銑曰宏大也咨嗟也此歎非夫

其美何大麗細好也嗟用人力之妙可謂勤勞

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

承蒼昊之純毅載曰易地勢坤蒼昊皆天之稱春

大之大中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通神明漢書

益州刺史王襄聞王褒有俊才爾雅勳功也銑曰勳功

也謂非鬼神之後才誰能剋成此功言寶人力室奇也蒼昊

天也言授地靈之奇勢承上天之大中也地在下故云據天

在上故云承

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温玄醴騰涌

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載曰烟温天地之蒸氣也

善曰荀子陰陽大化易四時變化春秋命曆序

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蓍易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春秋

元命包大樞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德至大則甘露降

銑曰言此殿包含陰陽元氣以成之烟温元氣之貌玄醴騰

涌

泉騰涌流貌溝渠也在殿北故稱陰甘露瑞露也被露臻至也言醴泉涌渠而出甘露霑宇而至者並美言之皆非其實也

朱桂黝糾儵於南北蘭芝阿那五臣本於東載曰黝儵姁

西祥風翕習以颺灑激芳香而常芬載曰黝儵姁

貌風之散物如灑如颺然及激既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颺善曰尚書大傳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斗威儀

曰君秉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儼子虛賦注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

春秋運斗樞搖光得陵出黑芝朱穆鬱金賦丹桂植其東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翕習盛貌姁素

合切向曰朱桂香木名蘭芝香草名黝儵榮盛貌姁姁柔弱貌祥風和風也翕習風來貌颺麗吹草木声激觸此桂蘭

之氣常芬然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

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

珍載曰神莫莫而扶傾云言也爾雅彌益也喪服傳天子至尊

高唐賦延年益壽千萬歲曰謂西京未央建章皆隨壞而此殿獨存若神靈扶持以保

漢祚也祉善也至尊天子也九君之服用居處皆曰御此刺諸侯之居踰於制度過崇奢侈故云實至尊之所御也孰誰

也言且榮貴如此誰言不珍美亂曰良曰亂治也揆彤彤靈宮歸立

靠助穹崇紛尾莫鴻上兮則助芳力岷茲整厘利

岑岑今崑嶷疑疑駢龍力從子兮善曰皆高大峻

此上並高大參差不齊貌連拳偃蹇崑崙倫菌蹠免蹠產傍歌傾

兮善曰皆特起之貌濟曰歇歛幽靄五臣雲覆復

靈漣徒感霽對徒洞杳冥兮善曰皆幽邃之貌許乞切歛

敬也餘皆幽邃深遠如雲覆復也靈漣對繫雲貌葱翠紫蔚尉礪力礪五臣作

瓌五臣瑋理倉含光瓌瑋珍奇也畧音洛号

善曰蔚文貌埤蒼曰礪礪礪於賄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礪礪大石也

光也瓌瑋珍奇金玉之物也礪礪綴著貌言綵色金玉皆含日

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号

善曰周易棟下宇以待風

兩字足以避風雨後積習成俗恣為奢侈陳列珍怪窮人力極已來未之有

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言其奇異壯麗遂假云神營之瑞美也永長也

景福殿賦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

善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

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宣王斬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

善曰武帝

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

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

皇遂重熙而累盛

善曰東都賦謂依月令而行體元立制順時立政

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魏志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文帝崩即皇帝位東都賦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

治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

於人心不妨奪農務也帝皇明帝也熙明也言至于明帝遂

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

經善曰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漢書仲舒對策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 翰曰言如陰陽之生萬物覆之育之皆自然而然本
人物之至情謂各使得其所也弘大闡開經常也崇考古之
賢君大道開長世之
善理以為常道
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

三而國富刑清善曰尚書
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
富民康 易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刑清 銑曰庶衆康安秩祿孔甚也載祀皆年也唐虞曰載
夏曰祀二三謂明帝六年也言衆事既安天祿甚明為君六
年人富而刑
獄無失 歲三五臣月東巡狩五臣至于許昌望

祠五臣本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善
尚書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巡狩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禮樂制度衣服
正之 史記無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隔定四方而撫安之
司馬彪續漢書凡郡國掌治民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
向曰許昌地名天子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考時謂以長吏
之政道有廢於時者度方謂度其方物無使不中用存問高

年行孝道也率勸也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

繁蕪大雨時行善曰尚書推五月既望
夏之月昏火中 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 尚書庶
草蕃蕪 向曰越於也既望十五日季夏之月律應林鍾大
次星各昏見南方故不云也桑梓木名
繁蕪多也此月當大雨時行之時 三事九司宏儒

碩生五臣有五臣感乎溽暑之伊懋彰而慮性命之

所平善曰三事三公也毛詩三事大夫莫背夙夜九司
儒碩老 兩雅宏碩大也 禮記季夏是月也上潤溽暑伊
鬱煩執親 周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
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向曰三事三公九司
九卿宏碩皆大也溽濕伊鬱氣不通也平成也言三公九卿
大儒皆相與感乎濕暑之氣伊鬱不通而憂乎性命之所不
能生 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善曰岷越吳

成 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善曰岷越吳

蜀二境也尚

蜀二境也尚

蜀二境也尚

蜀二境也尚

蜀二境也尚

蜀二境也尚

蜀二境也尚

蜀二境也尚

蜀二境也尚

蜀二境也尚

書曰西土人亦不靜翰曰岷越蜀吳也不靜猶未平也寤覺也征行謂戎馬也寧息也言三公九卿大儒皆知蜀吳未平戎馬未息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子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爲不壯不麗不足以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善曰尚書禹拜昌言蕭公何也荀

子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長笛賦序博覽典雅左傳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漢書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國毛詩曰我客戾止未觀厥成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記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齊曰言三公九卿大儒雖知戎馬未息而皆昌言將造宮殿蕭何造未央宮孫卿子云宮室所以避燥濕別尊卑也則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下以威靈且

令後世子孫無以加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其功成也君者人之所利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美之聲且五臣有許昌者乃大運之攸矣圖識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善曰獻帝紀大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公魏其書曰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苞許昌爲周當塗春秋說題辭大運在五維書摘上辭五德之運賈逵國語注旌表也黃雅何問也翰曰注矣定也

且者重美之言也攸所戾止也大運天運也旌標苟且也言許昌乃天運所止圖識所標也漢時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識者以爲昌於許也當塗高魏也且圖識德義如此夫何宮室之勿營言可營也帝曰人創哉玄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五臣作人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五臣作人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五臣作人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五臣作人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五臣作人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五臣作人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五臣作人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五臣作人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

殿備皇居之制度

善曰尚書帝曰俞禮記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

俞然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禮記乃命有司

漢書景帝詔禮官具禮

儀漢書王延世功貞約省自用日力寡

孫子必先等其費

左傳郊子曰以鳩其民

爾雅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

臺孔安國書傳黎衆也

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

也豫樂也魏志明帝六年九月脩許昌宮十月田豫討大將

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

戎捷漢書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辟居海曲而無亂故曰

海孽魚列切爾雅賄財也魏志明紀脩許昌宮起景福

殿魯靈光殿賦立靈光之祕殿

濟曰俞然也謂明帝聽

命主司具禮儀計其日功恐多廢人力詳其費務恐多人

財鳩集也經始黎人謂梓匠之人也輯因也言集梓匠之衆

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帝羅疏疏

五臣本

之汨越肅坻

直夷鄂各五

之鏘鏘

善曰西京賦史記楚國堂

堂之大也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垠

鄂也西京賦坻鄂鱗胸銑曰豐厚層高也覆屋至蓋也言

厚而且高耽深窅貌堂堂高敞貌疎謂一一布之飛閣翼

汨越羅列貌肅嚴威貌坻鄂猶咩際也鏘鏘高貌

以軒翥反宇

輾魚以高驤

流羽毛之葳蕤垂環

玼之琳琅

善曰西京賦反宇業業飛閣輾輾

西都賦荷棟桴而高驤言宮

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玼及琳琅

西都賦非翡翠火齊葳

玼羽毛之貌爾雅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玼珠也銑

曰軒猶高也言飛閣如鳥翼之高翥者翥亦飛也反宇謂屋蓋

向上偃者輾謂屋上閣也言屋閣向上偃闊而勢舉也室內

飾羽毛翡翠之類葳蕤羽毛美貌

揚皓皓盱盱丹彩煌煌

善曰周禮

熊旗六旂以象

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

周禮龍旗九旒今云參旗九旒

曰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故其華表則鎬

鎬杲鏤鏤灼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善曰華表

謂華飾屋之表外也鎬鎬鏤鏤赫奕章灼皆光顯昭明也周易日月麗乎天其奧秘則

翳蔽曖昧髮髻退概若幽星之纏力連也善曰

光殿賦西序重深而奧秘蔽翳曖昧髮髻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曖音愛概古愛切纏相連之貌銑曰

言殿內深奧翳蔽曖昧髮髻退概皆幽遠不分明貌幽夜也言深遠之中見珠玉光飾之物若夜星之相連纏綴既

櫛比毗而橫集又宏連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

一象善曰毛詩其比如櫛連未詳一曰宏連大連衆木

落謂所繞者廣楚辭注橫木關柱為連連與連字通博

翰曰櫛梳宏大璉美敞高也博落廣疎也言殿宇相連接如梳齒相比而橫集大美敞廣而遠而望之若摛朱霞

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載垂雲嗟瓌

璋以壯麗紛或或郁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善曰

廣雅摛舒也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褒甘泉賦曰却而望之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霽對干若太山南都賦

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略也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齊曰摛粲也朱霞言殿形赤有似霞也近見如高山之

上戴覆繁雲而垂下嗟歎美之辭瓌奇璋美也紛或或文章多貌較略也言奇美壯麗文章多難以分別且述其大略如

此若乃高莖尾胡崔嵬飛宇承霓絲縑黜徒霽對徒

隨雲馳泚曳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善曰薛綜西京賦注

詩絲縑黃鳥薛君曰絲縑文貌黜對黑貌泚動貌言屋形高竦如鳥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之貌詩

如鳥斯企說文企舉踵也去或切魯靈光殿賦屹山峙以紆鬱向曰上言大較此復重述莖尾屋櫺也崔嵬高貌飛

宇承霓言其高承於雲霓絲縑文貌黜對黑貌泚泚雲動貌言屋高入雲若隨雲而動企鳥立也言高峻之勢如鳥立而

欲翔山峙而峨峨業業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

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西京賦 嵯峨捷業罔識所則趙

岐孟子章句 離朱即離婁 淮南子離朱之明察箴未

昭晰明也晰之浙切 向曰峨峨業業高貌罔無屆至也離

朱古之明目者則離婁也言此殿高峻比皆無能識其所至

者雖離婁目睛尚猶眩曜不能昭晰也眩曜不分明貌昭晰明也 爾乃開南端之豁達

張筍虛之輪函華鐘杙元其高懸悍汗獸侂以

儷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音宏礧音隱其若雷辰音真

九正門皆謂之端門 春秋說題辭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

之貌輪函其形也言端門之內為筍以懸華鐘又植悍獸為

虞以角之侂然相對而陳列之 東都賦鏗華鐘 周禮馬

氏為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鍾虞言當筍下為兩飛獸以

背負 灑力計切 公羊傳注侂然壯勇貌 國語注儷偶也

也輪函多貌華鐘鐘有文飾也杙高懸舉也悍獸熊虎也鐘

架之足刻為其形侂壯勇貌儷雙也訇礧聲也言華鐘已懸

悍獸勇形雙布陳其形壯 爰有遐狄鏘鏘音質輪菌坐

高門之側堂彰聖王之威神善曰遐狄即長狄也以

雅曰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鏘 音遠 廣雅質驅也

輪音倫菌其是切坐謂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

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 翰曰遐狄長狄也古

之長人以銀鏘之其形質輪菌然而高皆坐於門側堂上以

明帝主威神能臣 芸若充庭槐楓被宸辰綴以萬年

粹以此系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

商秋敷華青春鵲鵲萋萋馥馥芬芬善曰禮記

始生 芸香草也若杜若 公羊傳注充蒲也槐

楓二木名 說文寰屋宇也 國語注綴連也音宮閣

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絳繡雜也 毛詩山有紫榛

榛木名萬年嘉各之屬屬紫榛美材之屬 禮記孟秋之

言

月其音商 楚辭青青春爰謝王逸曰青東方為春位其色青

濟曰芸若香若草槐櫨木各被蒲也帝居曰宸言植此草木

蒲於宸中萬年此系榛木各綴綵比目錯雜也言此草木或以條

幹奇花異葉者則見珍貴比且結子秋時布花春節諷諷萋萋盛

貌穠穠芬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塞上奇桁梧

復壘勢合形離絕如宛五臣作宛虹赫如奔螭南岨

陽榮北極幽崖且任重道遠厥庸五臣作用孔多善曰

脩梁跨迴故曰塞衆彩殊制故曰奇徐爰射雉賦注曰塞開

也說文奇異也桁梁上所施也折與衡同梧柱也音梧宛

虹奔螭梁上之飾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屈也言椽栱交

結南自陽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為

趨廣雅趨多也紙移切郭璞上林賦注榮屋重簷言也在

南曰陽論語任重而道遠良曰脩長塞舉也高險曰奇

言長梁光彩之制自下舉而上險桁梧利拱也皆重壘而施

其勢或合或離絕然如蜿蜒虹赫然如奔螭螭龍也距至也陽

榮南簷也幽崖北边也言長梁南至陽榮北極幽崖

此則任重道遠其用甚多亦如君得良臣任而用之於是

列髹休形之繡楠垂琬琰之文璫螭於若神龍

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善曰言楠以髹漆飾之而為藻繡以琬琰之玉而為

文璫漢書殿上髹周禮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

少謂之髹章昭曰制漆為髹尚書弘璧琬琰在西序上林

賦曰華棖壁璫神龍繡楠也明月文璫也薛綜西京賦注

螭龍貌翰曰髹形丹漆也畫文繡之色於椽上塗以丹漆

琬琰玉也璫椽頭也以玉為文於上螭龍貌灼光明也爰有禁楠補勒分翼張

承以陽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踈密有章善曰楠陽

馬之短楠也說文曰楠署也扁從戶冊者署門戶也楠署雖

殊為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楠同一音必縣切冊楚書切勒分

翼張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勒與助古字通陽馬

四阿長桁也禁楠列布承以陽馬狼材相接或負方也馬駢

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楠廣雅斑分也毛萇

詩傳曰賦布也考工記善繪之事赤與白謂之章向曰

禁楠短椽也勒分翼張分布之貌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飛

柳五臣鳥踊雙轅是荷赴險五臣凌虛獵捷相

和善本作加善曰飛柳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任承檐

井菱荷垂英柳吾郎切銑曰飛昂陽馬也言如鳥之飛踊下

有雙轅負之故云是荷雙轅承柱木也衆材交橫或赴險而

凌虛獵捷相接兒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晃光內照流景外

燧烈若鉤星在漢渙若雲梁承天善曰白間青瑱之

謂之白間列錢金釭也西京賦金釭銜璧是為列錢曰辰光

日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白延起也西都賦激

河漢渙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云星或謂之

鉤星雲梁以雲為梁也銑曰皎皎白貌白間窻也以白塗

之畫為錢文離離分別貌燧光動也日光照之於中綵色流

出於外動其暉光鉤星星名在河漢中言此中光色烈燧

然似之也雲梁承天言梁高如雲虹之狀以承於天馬

瓜徙五臣增錯轉縣成郭茄加密密倒植吐被

芙蓉繚繚以藻井編以綵子疏紅葩鞞甲鞞甲直

丹綺離婁力齒胡苞徒艷敢翳合羽纖綵紛敷繁飾

累巧不可勝書善曰駟或為蝸言合衆板上為井欄而

爾雅荷芙蓉其莖茄其本莖郭璞曰莖下曰藕在泥中者

蒼頡篇植種也廣雅繚繞纏也西京賦帶倒茄於藻

井皮紅葩之押繖又曰何工功之瑰偉交綺以疏寮綵疏

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爐銘雕鏤

萬獸離婁相加爾雅荷其華齒苞齒額與齒同說文綵采

飾也廣雅勝舉也言不可勝而善翰曰林木衆合參差

文章如駟蟲之徒相重雜也迴旋相連如郭郭之居相接也

茄莖芙蓉皆水草名並仰盡於屋中如倒生吐被其苗鞞

花相次比貌離婁顏色相分布貌齒苞苞艷翳芙蓉

色比纖縵紛數彩色亂布貌言巧妙不可盡書於是蘭

栴積重窶其數矩設櫺子櫨盧各落以相承欒

拱天矯五臣而交結善曰蘭木蘭也以木闌為栴言蘭

栴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窶數故

栴積重窶其數矩設櫺子櫨盧各落以相承欒

拱天矯五臣而交結善曰蘭木蘭也以木闌為栴言蘭

栴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窶數故

栴積重窶其數矩設櫺子櫨盧各落以相承欒

拱天矯五臣而交結善曰蘭木蘭也以木闌為栴言蘭

栴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窶數故

栴積重窶其數矩設櫺子櫨盧各落以相承欒

拱天矯五臣而交結善曰蘭木蘭也以木闌為栴言蘭

借其名焉

蘇林漢書注寔數四股鉤數所柱切攖即柳也

說文曰櫨柱上枅也 蘇林漢書注寔數四股鉤數所柱切攖即柳也

櫨者拱欒類而曲也 天矯欒拱長壯之貌 櫨其天切 翰曰

蘭香木 栒梁上短柱皆重積之 寔數衆木橫貌 矩規矩也 言

衆木相攢皆中規矩而安設之 戩櫨曲短梁也 各落危

咀貌 樂以承拱拱以承枅 天矯高貌 言皆相承而交結 金

楹齊列玉鳥承跋青瑣銀鋪是為閨闈 善曰金楹

以玉瑣承柱之跋也 西京賦雕楹玉鳥 廣雅瑒瑒也

禮記獨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 方末切言以青瑣銀鋪是為

閨闈之飾 漢書赤墀青瑣銀鋪以銀為鋪首 長門賦

擠玉戶而撼金鋪 良曰金楹金飾柱玉鳥玉為可以承柱

下跋柱根也 青瑣窻也 以青畫 雙枚既脩重桴乃飾

為瑣文鋪門飾以銀閨闈門類 雙枚既脩重桴乃飾

櫨 枅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 善曰

雙枚屋內重檐也 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 在外謂之重

桴 言重檐既長因達于外而重棟以施彩飾也 枚莫回切言

以枅枅緣屋邊隅周市流移至於四極 說文枅枅秦名屋

縣聯楚謂之枅也 言枅枅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 周

書有侯衛藩服 小雅班次也 齊曰雙枚屋內兩重作梁

也 重桴在外作兩重重桴也 枅枅謂連簷木以承瓦也 言緣邊

周繞四極而徧之如諸侯 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

之班秩五服以守王職 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

西偏 善曰温房涼室二殿名 下蘭許昌宮賦則有望舒

良同 開建陽則朱炎豔啟金光則清風臻 善曰

善注 門在東金光在西 白虎通火炎者太陽 韋仲將景福殿賦

昭剛義於金光崇柔惠於建陽 尔雅臻至也 良曰建陽

東門朱炎日也 豔日光言開東門則 故冬不凄寒夏無

日光至金光西門也 開之則青風至 故冬不凄寒夏無

炎輝 五臣作 鈞調中適可以永年 善曰言寒暑循門

昭曰焯炎起貌 風也 國語太子晉曰水無沈氣火無炎焯 韋

賦曰永年之術 吕氏春秋衷也者適也 適中也無

夏則處涼室故無炎氣此則鈞調適志故可以保長年也 墉

垣碣浪其其光昭昭 本之作照照 周制白盛今也

垣碣浪其其光昭昭 本之作照照 周制白盛今也

垣碣浪其其光昭昭 本之作照照 周制白盛今也

垣碣浪其其光昭昭 本之作照照 周制白盛今也

維縹匹妙反

善曰尔雅曰牆謂之縹

說文錫文石也

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蚤也今束萊用蛤謂之又次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銑曰庸垣牆也錫文石以為牆根其光照照然縹淺碧言周家以白牆為盛今以淺碧為華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善曰落帶壁帶也而交落之土施金釭而為二等漢書昭陽舍往往明珠翠羽飾

之無為

善曰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充塞四表二下也

使作績明五采之彰

五臣善曰尚書帝曰垂命汝作施共工又曰予欲觀占人之

之無為

善曰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充塞四表二下也

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

善曰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充塞四表二下也

命共工

善曰尚書曰垂命汝作

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

善曰尚書帝曰垂命汝作

之列是准是儀

善曰尚書昭國語注曰箴箴刺主闕

此官使作繪畫明五采之

服各有文章所施用也

規

漢書舊儀皇后稱椒房

其繁興也

翰曰言畫古者明君暗主賢愚之象以為君王

之誠椒房后妃之室

亦為之是標準儀範

佞

五臣善曰列女傳齊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搢

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

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諂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

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戶其阿大夫

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翰曰虞姬齊威王妃也見姜后

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

善曰列女傳

周宣姜后者齊

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

禮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 向注 賢鍾離之讜言

同言見此事以寤前代之所遵法 善曰列女傳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

懿楚樊之退身 女也為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

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

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難春秋四十世勇不立一殆也

漸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

右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

殆也宣王喟然而嘆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為王后

漢書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

列女傳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

晏樊姬曰何罷之晏王曰今日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

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拊口而

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

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

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

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 翰曰讜直也餘

注同言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丘子避位而進孫叔敖敖相

楚三年而理故此美楚 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

姬之言而虞丘退身 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好同輦婕妤好辭

隣 善曰漢書 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好同輦婕妤好辭

曰三代末生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 列

女傳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

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

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

官之傍其子遊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

及孟子長學六藝卒 故將廣智必先多聞 善曰文子

成大儒 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衰為卿辭曰胥臣

多聞臣不若也 向曰將廣益其智必先多聞古今之道也

多聞多雜多雜眩真 善曰揚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

語注眩惑也 向曰人之多 不眩焉在在乎擇人 善

聞必有混雜而眩惑其真性 左傳士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

人也 翰曰使無眩惑之性向在也 故將立德必先近仁 善曰言將欲

臣而後用士則擇賢 而後交乃無眩也 於仁賢也 左傳穆叔曰太上立德 禮記 欲此禮之不

保言去乾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

善曰大戴禮引詩禮義之不保言何恤人言禮記

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翰曰保言

也下人和則附於上故朝觀夕覽何與書紳

善曰言朝上下之禮長不違也

論語子張書諸紳齊曰與用也言此上事皆朝夕觀覽之足為明鏡亦何用書之於紳乃可為

誠也紳若乃階除連延蕭曼善曰蕭曼蕭

帶也遠也西京賦途閣雲曼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緣雲上

征齊曰此復說宮殿之外除亦階也連延長貌蕭曼高遠

也征行也言其高櫺檻五臣張鉤錯矩成

峻若行於雲中櫺檻作披張鉤錯矩成善曰西京

櫺而類聽薛綜曰櫺檻臺上欄也或為尚書傳

不以矩錯猶治也向曰櫺檻欄也言大張楯類騰蛇

設之鉤錯矩成言鉤欄中錯為斜方之文也

楣習似瓊英善曰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衆楣文采又似

瓊英越絕書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文

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

應劭漢書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楣檄檄也瓊

英王英也此既施之於櫺檻然九如螭之蟠如虬之停

善曰廣雅無角曰螭龍有角曰虬龍方玄軒交登光

言采升天龍謂之蟠龍良注同蟠屈停止也

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五

臣作遠戎之來庭義曰司馬彪上林賦注軒楯下板也上

昭玄周禮注登升也言於騶虞以乘軒板狀軒軒然

詩傳騶虞白虎黑文毛詩序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劉熙

孟子注獻猶軒軒在物上之舞廣雅質地也

如封禪書騶虞頌厥塗察察從云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

論南郡獲白虎是以此狄賓也良曰彰明也軒上下道也

道中深窅故云玄也交登謂道多交手而上藻文也騶虞白

虎黑文也天子有至仁之德則遠方承命而獻之故云有仁

形也魏有此瑞今依其形於殿以彰天瑞之休明遠方之來

王庭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古清宴西東其宇

加與

善曰在北故稱陰堂也方軒併窻也
西京賦九戶開闢杜預
左氏傳注今東西廂也清宴殿名
韋誕景福殿賦離

殿別館案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
濟注同方並也軒門上板言陰堂有九門門上並板而作右个西廂也清宴殿

名此側室也故東西為之連以永寧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

攸處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安昌殿十

間臨圃殿名章誕景福殿賦美百子之特居嘉休

祥之令名毛詩箋曰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美取於此向曰永寧安昌臨圃並殿名與大殿相連百

子亦殿名宮女所處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

五臣作其祐善曰毛詩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靡有不

淑女窈窕美貌淑善也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此其祐

善其美音也微美聿循祐福也言循順以求其多福

伊何宜爾子孫五臣克明克哲克聰克敏音美

葉韻永錫難老兆民賴止善曰詩宜爾子孫振振兮

蔡邕橋玄碑克明克哲實

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銑曰伊惟

克能哲智敏達永長錫賜也言能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天

長賜其福而難老保壽子孫有德以御天下故兆民慶賴矣

止語辭也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

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

咸融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承光殿七間西京賦

實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揚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

在和乎李暉曰延直為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誕失

然切周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融猶通也翰曰賦政宮

名納用賢能詢謨臣下求大中之道定封疆以理天下甄陶

謂燒土為器言欲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其

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雨露萬物皆以通及之

西則有左城得右平講肄五臣之場一六對陳

殿翼相當善曰七略曰就楚鞠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宮中

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楚

崔

鞠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權景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講肄謂習武也

而室有一人李尤鞠室銘圓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示蘭許昌宮賦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曜

暉二六對而講功禮便捷而若飛濟曰左城右平楚鞠屋各肆猶戲也言此為講戲之場二六對陳十二人也殿翼相

當謂屋勢如鳥翼僻亦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諸

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善曰言相辟脫似承敵人

也七略蹋鞠兵勢也漢書音義梓胡若今相辟卧輪之類辟匹赤切言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譬足之政刑非為戲

樂而已七略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

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得蹋鞠歸田賦聊以娛情齊曰言

楚鞠之徒便僻輕脫承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如戎兵之

事考察勝否相解而歸也楚鞠以行征法律多也皆因戲以

教法故譬諸政刑亦將以行鎮以崇臺寔曰永始復

令也非所以娛樂其清閣重闈猖狂是俟善同良注章仲將景福殿賦持襄

艱難壯農夫之克敏莊子猖狂任妄行也良曰宜是也亦

始臺名鎮在宮南闈門也猖狂任賊也俟備也此臺下有倉豈

使人守備也京庾之儲無物五臣不有不虞之戒於是

焉五臣本取千口反善曰毛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有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向曰京大庾倉也言倉中儲積無物不有以戒慎戎馬不測

度之事此則取給也虞度也爾乃建凌雲之層盤凌虞淵之靈

沼清露灑灑而淥水浩浩善曰凌雲層盤名也為之

也韋仲將景福殿賦虞淵靈沼淥水泱泱詩王在靈

沼清露灑灑之露毛詩零露淅淅灑灑尚書浩浩滔天

銑曰凌雲臺名層高也上有盤以承甘樹以嘉木植以

露也虞淵沼名靈者美言之嘉木樹庭芳草善曰西京賦嘉木樹庭芳草

如積翰曰樹植於虞淵之側悠悠玄魚確確

鶴白鳥沈浮翔翔樂我皇道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

黃河洋洋悠悠之魚

毛詩白鳥鷺鷥詩傳鷺鷥高肥澤也鷺與鷺音義我同樂

我皇道言魚鳥得所翰曰皇大也悠悠魚浮貌在深泉故

云玄也雖雖白貌言魚鳥沉浮翱翔自得天性樂我大道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

流爾雅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向曰方並也言刻虬

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毀館之

舍水則並輕舟而遊篳棲鷗鷺瀨戲鰓鮒細豐侔淮海富賑

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筭壽雖咸池之壯觀夫何

足以比五臣雝善曰服虔注書注望叢竹也鷗鷺二

銘富如江海爾雅賑富鄭玄周禮注少曰委多曰積儀禮注壽筭

也春秋漢舍蔡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池水灌注生

物以為名元命苞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為天持五

穀爾雅雝匹也向注同瀨波也賑益殫盡筭壽筭萬物

之豐富齊於淮海益於山丘集積不可盡筭也咸池日出處

今雖咸池之廣何足匹於此於是碣五臣注以高昌宗觀表以建

城峻廬善曰韋仲將景福殿賦比看高昌邪眺建城

觀樓也崇峻比皆高也廬觀舍之通稱岩徒堯岑兮立崔嵬巒居飛閣干

雲浮階乘虛善曰爾雅山小而高曰岑巒山隋王

賦脩塗塗飛閣西京賦于雲霧而上達浮階飛陛也良曰

岑巒並山名岩堯崔嵬危高貌飛閣浮階言高如鳥飛于雲

入於雲乘其虛空遥目九野遠覽長圖俯看三市

孰有誰無善曰謂建城也淮南子上通九天天下貫九野

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三市謂高昌也韋仲將景

福殿賦踐高昌以比眺臨列隊之京市周禮大市日反而

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為市孟子古之為市以其所

有易其所無翰曰遥遠也九野九州言登高樓遠視九川

之野覽為國之長圖俯看三市之覩農人之耘耔亮稼

貨有何物無何物此憂人之至

穡之艱難惟饗食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平聲耳

毛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又曰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銑曰耘除草耔養苗也亮信也種曰稼收曰穡言復見農夫之作勞信知種收之艱難豐多寡少也餘同善注言此享年多少乃思無逸之為歎此戒懼之

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

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善曰謂三市也感德思也

安而不忘危知天命不易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尚書尔亦弗

萬物至衆須安而治之則然思深慮見

危亂則知為君不易亦懼知人之難

觀器械之良窳

以察俗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

陂被義反善曰文子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

鄭玄禮記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

史記薛陶河濱器

不苦窳晉灼曰窳病

班固漢書贊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

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晏子春秋

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答曰既窳利之敢

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

而履賤公是以省刑

尚書傳夷平也陂險也

善曰

尚書無逸篇君子

又曰在昔殷王中宗

銑曰

亮信

也

周

易

君子

亦

弗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善曰

尚書無逸篇君子

又曰在昔殷王中宗

銑曰

亮信

也

周

易

君子

亦

弗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善曰

尚書無逸篇君子

又曰在昔殷王中宗

銑曰

亮信

也

周

易

君子

亦

弗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善曰

尚書無逸篇君子

又曰在昔殷王中宗

銑曰

亮信

也

周

易

君子

亦

弗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善曰

尚書無逸篇君子

又曰在昔殷王中宗

銑曰

亮信

也

周

易

君子

亦

弗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見

天

下

至

廣

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

善曰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題房署者以別

先後廣雅術道也齊曰秩次也言以甲乙為名次也言房室皆門牖相類出入欲反舊所乃迷忘其道惟

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

與造化乎比隆善曰楚辭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盡列子穆王見偃師歎

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淮南子大丈夫括然無為與造化道遙曰天造地化天地也銑曰言匠人奇巧萬人不窮

而物難為者亦以成之實可與造化比成功也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

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

臬五結反善曰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違國水地以縣置槩以懸臬以景為規識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藥古文臬假借字於所

平之地中樹入尺之臬以縣正之臬之其景將以正四方銑曰讎比協合也言比天地上圓下方並列宿紫微星也無

細不協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水臬水平也言星南北上下之正以木度日影以水平觀之言無細微差矣皆合於

規景不違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

於水平

比枝分離背別趣駢田五臣作填胥附向曰駢填多貌胥相也

植木以材木相插如林之多區院域牆也言院皆相連牆為隔絕如葉相比如枝相分堂室正皆雖殊各有異趣駢填以

相附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

知其所斲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公尚

書傳荒廢也莊子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濟曰縱橫踰延

言多也攸所注合也言材木雖多各有所合而不虛設工輸匠石之工巧者言其皆廢方圓之制不知其斤斲之道言不

及此之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

朱綠飾以碧丹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傳

朱

毅七激曰文以朱綠殫下或有駁字非也 濟曰何歎
詞也彩章文飾也殫盡也歎文飾之未盡將更為也 點

以銀黃爍以琅玕光明熠以燭藥文彩璘班五

本作編音焮 善曰黃謂黃金 漢書揚僕懷銀黃 說

文熠光也焮火光也 埤蒼璘編文貌 濟曰爍亦飾也琅

玕美玉熠燿璘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

崑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善曰穆天子傳

宮 向曰善子集侈美旃之也言朱綠碧丹銀黃琅玕之屬風

集則有聲日照則增光雖崑崙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天帝

神居故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

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

之詩善曰大玄經 天道成規地道成矩 文子舉措廢

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 易元者善之長

身者嘉之會 毛詩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九有九

州也東京賦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

庶績咸熙 尚書允恭克讓 又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 翰曰措置也謂宮殿方圓應天地之所舉

置又順於四時所謂溫室在東涼室在西陰堂在北承光在

南也元大亨通雍和熙廣也六合九有並天下也言天

下大通和平德化廣被家懷能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詩莫

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善曰毛詩 優哉

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不憂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淮

南子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 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 說文泊無為也 莊子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

何患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 銑曰謂和

平無 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五臣治直之反 善

歷選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蓋罔及乎大漢

莊子曰容成氏天庭氏若此時至治也 銑曰辟君也言歷

觀書記列古之賢君而論 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

功德亦無如魏之所治也 善曰封禪書 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商君曰

而待之 君亡可翹足而待 廣雅翹舉也 銑曰湮沒

章祥

也翹一足立言不久也以魏之德如此而吳蜀沒滅固不久也

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

之路善曰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與

人無由自悟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忠正公直之人以齊曰靡不忒差也言明帝尚孜孜勤苦見差失求天下

自開悟于心典謨謂康哉之歌想周公之昔戒慕各繇之典謨

除無用之官省向曰周公昔戒即上所述無逸篇也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

反人情於太素善曰史記夫起如楚指不急之官漢

公羊傳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也賈逵國語注故

謀也淮南子九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

五或道於木或道於水或道於土或道於金或道於火此五

者一足以亡天下說文逝遷也尚書禮煩即亂太素

樸素也東都賦昭節儉示太素濟曰生事之故謂國家

創立法令者省而減之太素質樸之如也流遁繁禮謂積習

以相流傳者如奢葬之類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

是將絕去之反之於質樸氏之白環善曰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族鸞鳴於岐

氏之白環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翰注同

鸞鸞鳳也蒼龍覲於陂五臣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

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善曰魏志文紀曰青龍見

出於靈池東京賦龜書畀妙班固漢書贊漢使窮河源

蒼龍見蒼則青也陂塘水也龜書出於河源者河圖也當摠

實不出美而言之時有醴泉芝草生苑中故云池圃丘園摠

神靈五臣之貺祐集華五臣夏之至歡方五臣本

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善曰玉逸楚

也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受神人之福祐

爾雅貺賜也祐福也尚書華夏蠻貊鄭玄毛詩箋曰方且

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
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良曰既惠也言摠集神明之
惠福在於中夏以為至歡也曾別也時方明帝齊於三皇是
為四皇齊於五帝是為六帝則周文王夏禹何足言於今也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之十一

律